

全能神教会基督徒 被中共政府迫害致死案例选登

(50例)



全能神教会

目 录

1	基督徒谢永江被中共警察酷刑折磨致死案例	3
2	基督徒展洪美被中共警察毒打致死案例	5
3	基督徒高翠芹被中共警察电击致死案例	6
4	教会带领何成荣被中共警察酷刑折磨致死案例	7
5	基督徒李算算被中共政府残害致死案例	9
6	基督徒张照奇被中共警察棍打致死案例	10
7	教会带领姜桂枝被中共政府摧残致死案例	11
8	讲道人叶爱中被中共警察电击致死案例	13
9	基督徒张瑞霞被中共政府酷刑折磨致死案例	14
10	基督徒张红涛被中共警察酷刑折磨致死案例	16
11	基督徒张来姑关押期间遇害案例	17
12	教会带领马锁萍被中共政府残害致死案例	18
13	基督徒王风田被中共警察酷刑折磨致死案例	19
14	七旬基督徒南相明在押期间被警察故意延误治疗致死案例	20
15	基督徒陈艳玲在押期间被警察故意延误治疗导致死亡案例	21
16	基督徒吴侠被中共政府迫害致死案例	23
17	基督徒张焕福劳教期间长期被侮辱摧残致死案例	24
18	基督徒邓秀芬劳教期间劳动致死案例	25
19	基督徒张小月因坚持信仰被绝食、殴打致死案例	27
20	基督徒王芳在押期间被中共警察折磨致死案例	28
21	基督徒沈秀荣受审期间离奇坠楼死亡案例	29
22	基督徒韦秀云被中共警察折磨致死案例	30
23	基督徒申素平被中共警察诓骗至派出所迫害致死案例	31
24	基督徒吴海燕在押期间离奇坠楼死亡案例	33
25	基督徒胥新要监禁期间遭毒打致死案例	34
26	基督徒剪治香被中共警察强光灯照射审讯致死案例	35
27	六旬基督徒徐孝莲被中共警察迫害致突发脑溢血死亡案例	36
28	基督徒张建设被中共警察毒打致死案例	37
29	基督徒孟光群被中共警察追捕重伤致死案例	38
30	基督徒田吉安被中共警察毒打致残最后死亡案例	40
31	基督徒叶建军被中共警察迫害致精神分裂最终死亡案例	41

32	基督徒侯克全被中共警察毒打致精神失常后死亡案例	42
33	基督徒李国彦被中共警察酷刑折磨导致死亡案例	43
34	基督徒张孟令被强迫劳动致患重病死亡案例	44
35	基督徒陈俊被中共政府劳教摧残致死案例	45
36	基督徒马法定被中共政府酷刑、劳教致死案例	47
37	基督徒王明池被中共政府毒打、劳教致死案例	48
38	基督徒余福廷被中共政府劳教致死案例	49
39	基督徒刘纪霞被强迫高强度劳动致死案例	50
40	基督徒宣俊玲被中共警察持续恐吓致死案例	51
41	基督徒刘金花被中共警察残忍杀害案例	52
42	基督徒蒋春娣被中共政府迫害致死案例	54
43	基督徒洪招文被中共警察折磨致癌症复发死亡案例	55
44	基督徒何水银在押期间被警察故意延误治疗导致死亡案例	56
45	基督徒刘金生被中共政府摧残身心致患病死亡案例	58
46	基督徒魏秀香被中共警察折磨致病情恶化死亡案例	59
47	基督徒张国华被中共政府迫害致病情恶化死亡案例	60
48	基督徒周成寅被中共政府常年恐吓折磨致死案例	61
49	基督徒刘立梅被中共政府长期监视恐吓致精神崩溃投河自尽案例	62
50	基督徒白永莲被中共政府迫害长期精神受压自尽身亡案例	64

1 基督徒谢永江被中共警察酷刑折磨致死案例



1997年5月初，安徽省淮北市发生了一起全能神教会基督徒被中共警方抓捕并折磨致死的惨案。被害人谢永江，男，时年43岁，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五沟镇大陈村谢圩庄人。原在老地方教会信主耶稣，后加入全能神教会，为人老实正干。

因信神遭抓捕，刑讯期间遇害

1997年4月29日，谢永江得知本教会基督徒罗某（时年36岁，五沟镇人）因信全能神、传福音被抓捕。因担心罗家保管的教会物品被警察抄走，谢永江与女婿高某某（时年24岁）及高父（时年54岁，现已病故）连夜把物品转出，结束时已是次日凌晨2点。三人骑自行车回家，行至五沟镇附近时，被正在巡逻的五沟镇派出所的警察拦截。警察认出谢永江曾因信神被抓捕过两次，当即以“涉嫌非法传道”为由将他们三人强行抓捕，押至五沟镇派出所。

据高某某回忆，4月30日凌晨3点左右，他和父亲及岳父谢永江三人被押到濉溪县五沟镇派出所，被强行搜身之后分开审讯。两名男警用皮带毒打他，用脚狠踢他的腿，边打边说：“今天非打得你们三个都承认传道为止，不承认传道就打死你！”直到把皮带打断才停手。5月1日，警察用直径约2厘米、长约70厘米的钢管猛抽高的全身，高被打得浑身青紫。

5月2日上午，高某某和高父被押往县公安局办手续，途中高父跟高某某暗示谢永江出事了。公安局刑警大队的杨科长跟高某某核实口供后，高就问起岳父谢永江的情况，对方没有回答。5月2日晚上，高某某又向开警车的司机打听岳父谢永江的情况，刚问了一句，那司机就恶狠狠地瞪着他，从车里拿出一把螺丝刀，吼道：“你再问我就用螺丝刀捅死你！”高某某吓得不敢再问。当晚二人被押送到濉溪县拘留所拘留15天。

据知情人大桥（化名）透露，5月1日，他得知谢永江被抓后去派出所看望，谢被关押在一间黑屋子里，屋子只有一个小窗洞。谢小声告诉他，就因为他信神，警察打他很狠。

谢永江的妻子说，5月1日下午，她去五沟镇派出所给丈夫送被子，看到谢在派出所的大院里洗警车，警察不许谢跟她说话，她只看到谢走路时腿一瘸一拐的。

5月2日早上，谢的妻子去给丈夫送饭，警察告知她谢已被转押到濉溪县了。当天下午，谢永江的家人却被告知谢永江于凌晨2点在派出所自缢身亡，已被拉到火葬场。谢家人要求见谢的遗体，遭拒。

中共编造谎言，掩盖罪恶

直到5月10日谢永江火化当天，谢的家人才托关系在濉溪县百善火葬场看到谢的遗体，在场的亲人看到遗体的惨状都哭了。

谢的儿子说：“我看见父亲只穿了一条内裤，浑身被打得一块块乌紫瘀青；脖子与肩并齐的地方有一圈深深的勒痕，勒痕处的皮肤全都破裂流血，担架上还有大片血迹；左侧太阳穴有一处4厘米长的挫裂伤口，头的右侧有一处3厘米×2厘米的伤口，都像是用钝器打的；右侧眼角和鼻梁有两处伤痕，颜色发黑，像是被棍棒或铁器棱角所伤；后腰有四处4厘米以上的划裂伤；并且父亲的眼睛半睁凸出，张着嘴，紧攥着拳头，很明显是在极度痛苦中挣扎着死去的。”

谈到谢永江的死因，谢的儿子说：“警察说我父亲是自杀的，可他浑身是伤，很明显是被打的，左边的太阳穴有一个挺深的伤口，尤其是他脖子上的勒痕还在喉结下边，看上去有一整圈，勒痕处还出了很多血，上吊的勒痕怎么会是在喉结下边呢？上吊怎么会把脖子勒出血呢？很明显这不是自杀。”显然，警察在撒谎！

谢家人看到中共警方如此凶残歹毒，草菅人命，无不愤慨，齐心起诉五沟镇派出所，要讨个说法。派出所买通了当地村干部和谢的堂哥劝说谢家人同意私了。谢家人态度坚决，不要钱，要求制裁凶手。派出所的说客看利诱不行，就又到谢家威胁、恐吓，致使谢永江的儿女们晚上不敢出门，谢的妻子因着丈夫的离世整日以泪洗面，一度茶饭不进、精神恍惚，每日呆坐在院子里。

谢永江因为信全能神被警察残害致死的事在当地引起轰动，濰溪县检察院批准逮捕了承认对谢永江刑讯逼供的五沟镇派出所协警王民（五沟镇孟集村王家庄人），案件还没结束，王民就翻供了，说他只是被派出所利用顶罪。不久，王民被取保候审。后来，王民与谢家人在濰溪县人民法院进行民事调解，调解书中写到，王民在审讯期间用皮带朝谢背部打了四下，踢了两脚，次日凌晨，谢永江自缢身亡，王民赔偿谢家经济损失及经济补偿计41,000元人民币。谢家人明知谢永江不是自缢身亡，但又无处申冤，迫于压力，只好同意调解。

如今，这起惨案已经过去近二十年了，冤情仍未昭雪。

2 基督徒展洪美被中共警察毒打致死案例



展洪美，女，生于1970年，山东省平度市旧店镇东庙东村人。展洪美从小跟随父母信耶稣，1998年秋加入全能神教会。她孝敬公婆，通情达理，深得邻里好评。2003年，她因信全能神、传扬国度福音被中共警方抓捕，惨遭毒打致死，时年33岁。

2003年10月29日上午8时许，展洪美去旧店镇九里乔村周祥善家传福音时被周家人举报。该村治安主任姜显刚（男，41岁）带着生春香、周丰刚、周磊等三名男性治安人员前往现场抓人。

展洪美奋力逃跑，因体力不支被姜显刚等四人追上后摁倒在地一阵拳打脚踢。姜显刚等人搜走展的传福音书籍，将展拖回（脚后跟着地）九里乔村委后，又对展进行第二轮毒打。

上午11时许，姜显刚等人拨打110报警，旧店镇派出所警察闻讯赶到将展押到该镇派出所。该镇派出所所长李林志、警察杨芝磊和司机郑善唐等再次毒打展洪美（据说用铁板夹过）。

当天下午，旧店镇派出所的警察张发云（男，当时58岁）带几名警察去展洪美家抄家，搜出一本圣经。

次日（30日）上午，展洪美的母亲、婆婆赶到旧店镇派出所，但警察只许展洪美的婆婆一人探视。据展的婆婆透露，她看到展洪美戴着手铐、脚镣，被铁链子捆在老虎凳上，手脚都肿了，脸被打得发紫肿胀，耳朵被打得青紫，裤子都尿湿了……展洪美的婆婆见儿媳生命垂危，求警察放了展洪美，张发云却说展是装的，还说：“她是信‘东方闪电’的，拿3000元钱就放人，不拿钱不能放！”

10月31日，展家人得知展洪美被警察打死的消息。

事发后，警察为逃脱罪责，谎称展洪美是因心脏病突发致死，后又称是服毒自杀。

展家人为讨回公道要求进行尸检。据展家人说，尸检是在平度市人民医院进行的，鉴定结果为：遍体鳞伤，体无完肤，浑身青紫并多处皮下组织瘀血，致其死亡的原因是一根肋骨被打断后穿进肺里，引发肺部大出血，诱发心衰竭而死。

展家人想通过上访讨回公道，平度市政府出动防暴队进行威胁、拦截，扣留上访的包车，不准展家人出村，监控展家人电话。当展家人绕过警察拦截到平度市市政府哭跪声讨时，平度市一政府官员还训斥展家人：“谁让她信全能神的？信全能神就得整治！”

之后，展家人试图通过法律手段讨回公道，当律师调查取证时，旧店镇警察百般阻挠，封锁消息。警察还造谣说展洪美参与国家政治，反党反社会，是政治犯。

展洪美被警察毒打致死一案至今仍被搁置。

3 基督徒高翠芹被中共警察电击致死案例



2014年7月15日，全能神教会基督徒高翠芹（化名张萍，女）因信全能神被中共当局抓捕，在监禁期间遇害，时年53岁。高翠芹被害前家住中国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索镇，2003年加入全能神教会。

高翠芹被捕，随后遇害

2014年7月15日清晨6点30分左右，高翠芹正在家中做饭，以山东省桓台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副大队长巩曰兵为首的六名便衣警察（四男两女）闯进高家，当时高的婆婆与叔伯妯娌正在门口站着。据其家人称，警察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以高信全能神为由将其强行带到了桓台县索镇派出所，登记后转押到桓台县看守所。当日，与高一起被抓捕的还有本村的两名基督徒王某（化名李敏，女，67岁）和刘某（化名吴涛，男，50岁）。当天中午，警察又来到高的家中跟其婆婆索要高被抓捕后的生活费，高的婆婆没有给他们。

高翠芹被抓捕第二天就被警察活活打死。

据桓台县圣洁医院某救护人员透露：7月17日中午11点左右，警察拨打了圣洁医院120救护车要求抢救，医生赶到后，见人早已死亡就没有拉走。警察又打电话让山东齐鲁医院桓台分院的救护车把受害人拉到了医院。

7月17日下午1点，桓台县索镇派出所所长赵学鹏给高翠芹的丈夫刘某打电话，说高翠芹现在在医院，让他过去，但并没有在电话里告诉刘某高翠芹已经死亡。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高翠芹的妹妹、哥嫂前往医院，但医院却没有登记高的住院信息，他们没有找到高。

当晚6点，高翠芹的丈夫刘某见到警察后，追问了其妻的病情，警察没有回答。警察把他带到了医院，刘某看到妻子鼻孔里插着两根管子，心电图显示直线，头歪着，脖子仰着，身体僵硬，明显早已死了，但医生还在用心脏起搏器伪装成抢救的样子。据刘某说，他还听到在场的医生无意中说到妻子被送来的时候就没有一点生命迹象了。当时，刘某给妻子拍了照。

一名急诊科的医务人员说，高被送到医院时早就死了，整个脸部呈青紫色，肿胀得很厉害，有明显的被打痕迹。

据与高翠芹被关在同一看守所的基督徒李敏（化名）说，7月16日清晨约5点左右，听到隔壁警察提审高的房间里传来铁镣的撞击声，随后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之后就再也没有听到隔壁有任何声响。

据另一名因信全能神被抓的基督徒刘云（化名）说，16日那天，她被抓进索镇派出所时，听到一名警员在接电话时说所里死人了：“是某某干的，他也没个数，用电棍乱

戳……”后来她才明白当时警员是在汇报是谁打死了高翠芹。

7月18日下午，高的家人在殡仪馆帮她整理遗体时，看见高翠芹背部有很多红点，腋下乌黑，脸部发青，头向一边歪着，怎么也正不过来。据一个在公安局工作多年的人说，他分析了死状并得出结论：高翠芹的伤情属于被绑在椅子上用电警棍超高电流电击所致。

中共封锁消息

高翠芹死后，警察让村书记出面跟高的丈夫刘某谈条件。7月18日，刘某向市长举报了高翠芹无辜被害的事。政府领导却派公安局和纪检委的三名官员出面与刘某谈判，称高翠芹信全能神就应该被抓捕，并要求刘某将此事私了，刘某不答应。

高翠芹被害一事没有被立案调查，涉嫌打死高翠芹的两名男警事后不知踪影。

高的家人要求看审讯录像记录，但警方拒不提供。

警方极力掩盖高的死因，说“高原原来就有心脏病，是心源性心脏病猝死”，但高的家人说高翠芹从来没有心脏病病史。

一些村民得知高女士因信全能神被警察打死都愤愤不平，纷纷议论：“这么一个老实巴交的人，警察为什么打死她，她不就是有个信仰吗？”

警方继续给刘某及其家人施加压力，用家人的工作、孩子以后的前途等威胁刘某，迫于中共政府的压力，刘某无奈只好答应私了。

4 教会带领何成荣被中共警察酷刑折磨致死案例



2012年12月21日，全能神教会基督徒何成荣因信全能神被中共警方秘密抓捕，拘押期间不幸遇害，时年44岁。

何成荣（化名小冉，女），家住新疆阿克苏市实验林场盛苑一区，2004年年底加入全能神教会，被害前是全能神教会的教会带领。

何成荣电话被监控遭捕，拘押期间遇害

2012年12月21日下午1时左右，何成荣被警察电话定位跟踪，她在去看望教会的途中没能甩掉警察的围追堵截遭到抓捕，她身上的700元钱、两张TF卡、传福音资料及个人物品全部被警察没收。随后何被押至阿克苏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何成荣的丈夫得知妻子被抓，便给公安局的人请客送礼疏通关系，并向警察交了三四万元的赎金，警察承诺四五天后将何释放。

据何成荣的家人说：2013年1月9日中午12时左右，阿克苏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的三名男警突然前往何成荣家通知其家人，说何于8日晚上因心肌梗塞被送进阿克苏农一师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何成荣的家属强忍悲愤质问警察，抢救时为什么不通知家属，警察

以“没来得及”为由辩解。

1月10日下午4时，何成荣的家人见到了何的遗体。眼前的惨状让何的家人震惊：何遍体鳞伤，双耳后有2厘米宽的乌紫痕迹，脖子两侧也有手指宽的竖道，整个背部全是伤，满了一道道青紫色的伤痕，连巴掌大的正常肤色都看不到，双臂也有条条道道的青紫色，下身全部浮肿，双腿肿得像面包，比平时粗一倍。

据关押在何成荣隔壁监室的另一名基督徒透露：她看见何成荣被警察打昏过去，又用凉水泼醒。何成荣去世的那天晚上，她听到何一夜都发出一种很大的哼鸣声，是一种非常痛苦却喊不出来的声音，能感觉到何当时极其痛苦！到凌晨时，就听到何成荣的监室里有人喊：“人不行了，人要死了！”

另据与何成荣同监室的一女犯（王某某，45岁，原银行工作人员）透露，国保局的警察为从何成荣的口中得到教会的情况及其他基督徒的信息，提审时对其拳打脚踢、狠扇耳光，昼夜不让何睡觉，还给何灌辣椒水，每次提审完都是让人用担架将何抬回监室。

在最后一次提审中，何成荣被警察灌辣椒水后，胃受刺激吃不下饭，咽东西十分困难。看守所的女管教月儿尼莎（维族人）硬说她是故意绝食，给何戴上脚镣不让其大小便，并指使监室里的男犯把何成荣捆绑在四个角的大通铺上，强行用皮管子将很烫的饭灌进何的食道。

1月7日当晚8时左右，何成荣大小便失禁，高烧不止，昏迷不醒，生命垂危，而管教听到其他犯人的多次报告时丝毫不理会，且说何是故意装病。1月8日凌晨，何成荣被送到医院抢救，经抢救无效死亡。

1月10日，何成荣的家人接到警方通知赶到医院后，对何的遗体进行拍照、摄像。警方因害怕何的家人掌握罪证对其不利，便别有用心地给在场的家属拍照，以“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搪塞之后将家属强行打发回家，只留下何成荣的三姐夫一人守候。

当晚6时左右，新疆警方在未得到何成荣家属同意的情况下，强行差派法医到殡仪馆以“检验病因”为由打开何成荣的头颅取走其大脑，剖开其肚腹取走心、肺、胃、肝、肠的一部分。

据何的三姐夫说，剖尸现场极其残忍，当时阿克苏市公安局副局长赵有鹏（男，54岁）、公安局的秘书、南城派出所的副所长、国保局副局长等人均在场。

此后警察便再不允许其家人见遗体。

中共出动武警威胁家属

何成荣死亡后，阿克苏市公安局副局长赵有鹏负责处理此事，他联合阿克苏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国保局的人及法医一行前来解决何死亡一事。赵有鹏对何家人说何成荣信全能神就是反党、反社会，牵扯到政治，是政治犯；还说何是心肌梗塞死亡，警方没有任何责任。而何家人说何成荣平时只有胃病，根本没有心脏病、心肌梗塞之类的疾病。

之后，何成荣家人多次要求阿克苏警方给个说法，警方调来荷枪实弹的武警，强硬表态何的死与警方无关，并拿一张“何成荣是肺梗死亡”的化验单，要求家属在化验单上签

字，还恐吓威胁何家人“不走就关押！”警察先说何成荣是因心肌梗塞抢救无效死亡，又说是因肺梗死亡，前后矛盾，何家人觉得其中必有问题。后警察将何成荣的丈夫押到派出所，赵有鹏警告其说：“不就是死了一个政治犯嘛，你们看清楚，这是在新疆！”并强迫何的丈夫在一张“何成荣是肺梗死亡”的化验单上签字，何的丈夫拒不签字。

2013年2月5日，阿克苏警方在西大桥火葬场将何成荣的遗体强行火化，何成荣的死就此无果而终。

5 基督徒李算算被中共政府残害致死案例



全能神教会的基督徒李算算（曾用名：李爱平），女，生于1966年12月，被害前家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军民共建路，2012年3月加入全能神教会，被抓时在教会里接待基督徒聚会。

2013年7月14日左右，李算算因信全能神被吐鲁番市胜利派出所强行抓捕，警察在其家中搜出数本信神书籍。7月20日，警方通知李算算家属她在派出所死亡的消息。家人赶到托克逊中心医院，当地警察称李算算是因心脏病突发而死的。李算算的家人对此非常质疑，李算算生前身体非常健康，没有心脏病病史，怎么会心脏病突发死亡呢？

此后，李算算的家属一直要求见死者遗体，却屡遭到中共警察的强硬限制。

大约半个月后，托克逊县公安局通知李算算的亲属到医院见遗体。见遗体时，警方怕他们拍照，没收了每个人的手机（出来后才归还）。亲属们看见李算算身上盖着一块白布，头发剃光，戴着白纱网。见完遗体，亲属伤心欲绝，李算算的弟弟与托克逊公安局局长理论：“中国宣称宗教信仰自由，我姐姐信神犯什么法了，你们将人活活打死，这公平吗？”公安局局长口气生硬地说：“你看派出所桌子上有一摞书，那就是证据！”其弟弟继续理论，警察就将他强行抓捕、拘留。

李算算的弟弟为了给其讨回一个公道，准备走法律程序上诉，并找了两名律师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都说了。律师说：“人是在派出所死的，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再加上死者身上有被殴打过的伤痕，还有警方着急解剖化验尸体等疑点，都能看出死者的死与当地警方有直接关系。但是那边的公安局早就跟这边的法院打好招呼了，就算你打这个官司也打不赢，甚至连开庭都没有可能。”李算算的弟弟只好作罢。

后来，李算算的丈夫又准备打官司，他找律师咨询时，不管走到哪里都有警察跟踪，警察还威胁说：“你再不老实连你一块抓！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你走到哪儿都打不赢这场官司，尤其对信神的人，打死也是白死，没人管！”李的丈夫吓得也不敢打官司了，他的电话被监听，并被警察限制不能出远门。

40天后，警方通知李算算的家属，称要将李算算下葬。李算算的弟弟给其穿衣服时，

才发现遗体全身是土，头上戴了个网状帽子，眉眼之间有一道长长的口子，露出了骨头，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从脖子下方一直到肚子被划开长长的一道口子，又被缝上了，心脏、肝、肺连脑髓都被取走。之后警方让李算算的亲属将遗体埋葬在吐鲁番黑山头，一路上警察都跟着，还有一名专门摄像的人，直到确保家属将李算算下葬，警察才离开。李算算的墓碑上刻的是她的曾用名：李爱平。

至此，基督徒李算算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案件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6 基督徒张照奇被中共警察棍打致死案例



2005年9月8日，全能神教会基督徒张照奇因信全能神、聚会被警察抓捕，次日就被关押地看守所所长用木棍活活打死！

被害人张照奇（化名老高），男，时年50岁，山西省长治市沁县城关镇坡头村人。2001年加入全能神教会，被害前是全能神教会传福音人员。

2005年9月8日晚上9点多，张照奇正在本市沁源县交口乡尚义村中李村组一赵姓基督徒家聚会，村主任席三虎、村民组长韩怀管、民兵连长王祥瑞带着交口乡派出所所长卫树民及两名便衣男警共六人闯进屋内，警察未出示任何证件就四处搜查，将搜出的诗歌本、光盘，连VCD播放机全部没收。并对张照奇进行搜身和审讯，强令其交代个人信息，张照奇没有回答。之后，警察将张铐押到沁源县交口乡派出所。

据公安局内部人员透露：9月9日下午1点多，张照奇被转押到沁源县公安局办公室，李杰、赵伟、李燕兵、胡海龙四名男警在审讯时对张殴打。

当晚6点多，警方将张照奇押至沁源县看守所，由沁源县公安局政保科科长史建业主审，但审讯仍无进展。沁源县看守所所长郝明珠（男，当年50岁左右）正在外边与人喝酒吃饭，被同事打电话召回参与审讯。郝明珠见张照奇搅了自己的酒局，又不肯说出教会任何信息，拿起一根木棍对张的全身上下狠劲抽打，整整打了一个小时，将张打得遍体鳞伤，张于当晚9点左右惨死在沁源县看守所。郝明珠暴打张照奇致死的动机是郝的妻子与其牌友聊天时透露的。

据悉，张照奇死亡后的第二天，山西省长治市检察院的人来到看守所，看到张的尸体全身伤痕累累，明显为刑讯致死，随后郝明珠被关进了沁县看守所，但沁源县公安局局长贾文静在全局大会上公开为郝明珠开脱罪责，称当时无人劝阻郝明珠才导致张照奇死亡。

据公安局内部知情人透露：此案的善后工作由沁源县公安局政委王成德处理。警察先指派沁县城关派出所所长张树伟和沁源县的一女警与张照奇的家属协商此事。二人在张照奇死亡后第四天才来到张照奇的大哥家，让张的大哥辨认照片，并告知其弟弟已经死亡，而对张的死因、停尸地点等情况一概不提。

警察只付给张家安葬费19,000元人民币作为补偿，就将尸体火化，毁尸灭迹。张照奇的亲属自始至终均未见到张的遗体。

事后，张照奇的侄儿、大哥给山西省公安厅、省委和多个司法部门写信举报郝明珠杀害张照奇一事，但案件无人过问。

凶手郝明珠只在沁县看守所待了几个月，就被安排到沁源县公安局警犬饲养中心，2011年被调到国保大队任职。

7 教会带领姜桂枝被中共政府摧残致死案例



2013年1月4日，全能神教会带领姜桂枝因信全能神被警察抓捕，在被中共当局监禁期间遇害，时年46岁。姜桂枝，女，家住河南省驻马店市平舆县清河区健康路，2002年11月加入全能神教会，被害前是全能神教会带领。

私闯民宅，秘密抓捕

2013年1月4日中午1点左右，姜桂枝来到河南省新密市城区青屏广场东南角郑姓基督徒（女，时年63岁）租住处，与她和基督徒张莉聚会。晚上7点多，以新密市国保大队队长于红超为首的八名警察直接用钥匙打开房门闯进屋内。据郑姓基督徒称，警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就将她们三人控制，并给姜桂枝和张莉戴上手铐。警察在屋里到处乱翻，连厕所的纸篓都不放过，甚至将沙发用刀子划破搜查，屋里被翻得一片狼藉。警察将搜到的神话语书籍，10,000元人民币（现金），以及电脑、手机、衣物，连同日常用品、炊具、食品等统统抄走。

当晚9点左右，姜桂枝等三人被带到新密市公安局。

酷刑折磨，残忍杀害

2013年1月6日，新密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于红超及沈可、王磊、白双峰等人把姜桂枝和张莉秘密押到新密市西苑宾馆审讯，此后二人再也没有见过面。

如今姜桂枝已死去，她受刑的细节无法获知，与她同一时期被抓、同时在西苑宾馆被于红超等人审讯的基督徒回忆起那段经历，仍感觉如同噩梦一般。据基督徒王芳（化名，女）说，在西苑宾馆里，为逼问出教会带领和教会钱财的信息，于红超、王磊等警察夜里不让她睡觉，只要她一合眼就对她拳打脚踢，极度的困倦与惊恐让王芳意识混沌、精神恍惚；警察强行剥光王芳的衣服，用极其下流污秽的话侮辱她；不让她上厕所，迫使她小便失禁，还逼着她去舔地上的尿液。另一基督徒默文（化名，女）也说，在西苑宾馆里警察沈可等人强行让她双腿劈叉；跪在木棍上；用皮带抽打她的脸和头；把她吊起来一只脚尖点地，一只脚用铁链子绑住挂在铁架子上；还对其施以“烤全羊”（戴上手铐，双臂抱

腿，钢管穿过腿弯抬起，使其四肢朝上）……从中共警察迫害其他基督徒所采用的种种手段中，能对姜桂枝遭受了怎样的折磨与摧残得知一二。

姜桂枝被秘密审讯21天后，于2013年1月25日被关进郑州市第二看守所，18天后死亡。

据与姜桂枝关在同一看守所同一号房的全能神教会女性基督徒说：姜被送进7号房后，她看到姜桂枝心事很重，很少说话，就与姜谈心。几天后，姜吃饭时碗掉在地上，捡了几次都没有捡起来。又过了几天，姜早上起不来了，精神迷糊，反应迟钝，号长陈琳叫几个人把姜强行拽起来，姜不知穿衣服，不会端碗吃饭，也不知大小便。在她的一再追问下，才知姜被警察带到酒店包房里用酷刑审讯、强暴，并在姜的阴道塞了东西。姜说了几句话之后，舌头就不听使唤，不会说话了，喂她豆奶水时需要用勺子撬着嘴巴才把奶水送进去。管教郭晓云看姜已经不行了，就叫来几个人用床单把姜兜了出去。从此她再也没有见到姜桂枝。

草菅人命，掩饰罪恶

警方称，姜桂枝是2013年2月12日凌晨死亡。而姜从2013年1月4日晚上被捕到被残害致死，其家人一直不知情，直到姜死后第二天，河南省驻马店市平舆县平五派出所才派警察通知姜的家人，说姜在郑州市第二看守所因心脏病突发已病故。

在郑州大学第四附属医院的太平间，姜家人看到姜桂枝的尸体都悲愤交加。据医生说，姜桂枝被送到医院时口吐白沫，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姜家人要来姜桂枝的死亡诊断书，看到死亡诊断书上虽写有高血压、心脏病、脑梗塞等病症，但后面却都划着问号，诊断结果为多脏器衰竭导致死亡。看着这份死亡诊断书，姜家人印证，中共警方说姜桂枝心脏病突发而死，是在掩盖事实真相，推脱罪责。

为了寻找证据，姜家人要求查看姜的审讯记录。警察坚决不同意，只让他们看姜在看守所里日常生活的监控录像。监控录像显示，姜最后几天身体状况十分不好，喝的水从嘴角能漏出来，不能自己穿衣服，上厕所也站立不住，提裤子都需别人帮忙。姜家人质问警方，姜的病已严重到这种程度为什么不及时救治，看守所的人竟推脱说不知道她有病。姜家人问姜被抓原因及定案结果，新密市公安局负责办理此案的白双峰只说姜是因信全能神且是全能神教会带领被抓的，其他的都无可奉告。

后来，郑州警方为了掩盖罪证尽快结案，几次到平舆县与姜家人协商此事，又将当地县委、县政府的有关人员以及姜的姐夫、妹夫和儿子单位的领导都召集起来做姜家人的思想工作，要把这桩人命案私了；还威胁姜家人说已经把他们的电话都监控起来了，如果他们泄漏了案件实情，后果自负。最终，姜家人迫于中共的压力，只能妥协，不敢再追究此事。

2013年3月5日，姜桂枝的遗体在郑州市火葬场被火化。3月9日她的骨灰被带回老家平舆县，葬在火葬场东边白庙的一块墓地上。

8 讲道人叶爱中被中共警察电击致死案例



2012年3月，江苏省宿迁市发生了一起全能神教会基督徒因帮教会基督徒购买、退换电子产品被中共警方抓捕并秘密谋害的惨案。

据悉，被害人叶爱中，男，时年42岁，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悦来镇人，1999年加入全能神教会，被害前是全能神教会的一名讲道人。以下是叶爱中被中共警方跟踪抓捕至残忍杀害的全过程。

电脑城被捕，惨遭杀害

据知情人透露：叶爱中是个热心肠，爱帮助人，因平时经常帮其他基督徒购买、退换听诗歌、讲道用的MP5，他的行踪引起了中共警察的注意。

2012年3月26日上午8点多，叶爱中与本镇的一冯姓基督徒（男，48岁）到沭阳县电脑城准备帮教会基督徒维修MP5。两人在电脑城外被沭阳县南关派出所的两名便衣警察（30岁左右）逮捕。警察未出示任何证件便把叶、冯二人塞进一辆黑色轿车，将他们的眼睛蒙住带至沭阳县看守所。同时搜走了一台MP5和叶爱中的5000元钱。

看守所里，中共警方为了获取全能神教会内部情况及教会钱财的信息，两天一夜没给叶、冯二人吃一口饭、喝一口水。

3月27日晚上10点左右，警察又把二人带到沭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二楼分开审讯。据冯姓基督徒透露，那天共有六个警察分成三组轮番对其刑讯，他们用电棍反复电击其胸部、肩膀、背部、腰部和脚，最后冯浑身麻木失去了知觉。紧接着，另一组警察命冯坐在地上两腿并拢伸直，把没电的电棍横放在冯的两条腿上，然后踩在电棍上来回使劲地搓弄了足足半小时，冯两条腿上的皮硬生生地被搓掉并渗出血来。之后警察用电棍电击冯的后脑勺直至其昏死过去……冯醒来后，警察仍不让其合眼，一闭眼就殴打他或用电棍电击，直到凌晨4点。

冯被刑讯的同时，警察把冯姓基督徒审讯室内的电椅搬到隔壁关押叶爱中的屋里。随后就传来叶爱中撕心裂肺的惨叫，惨叫声持续了一小时左右，之后声音越来越小。

3月28日晚，冯被锁在椅子腿上，隐约听到关押叶的房间里传来警察审问的声音、打人的声音和惨叫声。

3月29日天刚亮，警察带冯出去。当路过关押叶爱中的房门口时，冯看到叶爱中坐在电椅上低垂着头一动不动，就喊了他两声，但叶爱中没有任何反应。当天，警方以“涉嫌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将冯姓基督徒押到沭阳县拘留所，关押15天。

3月30日，沭阳县刑警大队的警察通知叶的家人说叶爱中于3月29日死亡。听此噩耗，叶的二弟强忍悲痛与警察理论，说叶爱中信全能神又不犯法，为什么被抓还被打死。一个

30多岁的警察竟理直气壮地说：“不是打死的！是生病，体检抽血化验而死！”当叶的家人向他们要医院的诊断证明时，警察却支支吾吾拿不出来。这让叶的家人更加怀疑叶爱中是被警察毒打折磨致死的，因为他们知道叶爱中的身体一直很好，怎么可能突然因为抽血化验就死了呢？双方为此一直僵持不下。

警察掩盖罪恶，胁迫家属签字

警察怕把事情闹大对自己不利，便威胁叶爱中的家属说：“你们同意的话就签字，让你们去见死者。不同意就不让你们见死者！”还威胁叶爱中几个开板厂的堂兄弟及亲戚，让他们不要为叶家出头，否则让他们的板厂都关门，还要把他们囚禁起来。迫于压力，叶爱中的家人只好含泪签字。

直至4月5日，叶的家人才获准见叶爱中的遗体。当叶家人在殡仪馆看到昔日活生生的一个人如今静静地躺在一个黄色装尸袋中，尤其看到叶被打得变形，浑身上下满了伤痕，找不到一块好地方，其家人悲愤交加，痛不欲生，不由得发出了撕心裂肺般的哀哭声。

当天中午12点左右，叶爱中的遗体在沭阳县殡仪馆火化，他的骨灰被其家属带回，葬在自家的一块墓地里。

9 基督徒张瑞霞被中共政府酷刑折磨致死案例



张瑞霞，女，1961年生，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人，1991年加入全能神教会。2014年6月，张瑞霞因信全能神被林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马志红为首的十几名警察抓捕。在押期间，张瑞霞被酷刑折磨致死，时年53岁。半年后，张家人才得知张的死讯。据张家人说，张瑞霞尸体瘦得皮包骨，根本无法辨认，且尸体浑身瘀青，腹部凹瘪，有一道长长的缝合疤痕，通常是内脏被摘除的标志。以下是张瑞霞被中共警察迫害致死的经过：

2014年6月25日下午5点左右，全能神教会基督徒张瑞霞和小英（化名）来到河南省林州市某住宅小区一基督徒家，过了大约一个小时，以河南省安阳地区林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马志红为首的十几名警察撬门闯入，在未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强行抄家，并将张瑞霞和小英抓捕，带至林州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据一个警察说，他们从新乡一路跟踪张瑞霞到林州。

6月25日下午7点左右，全能神教会基督徒小青、小红（都是化名）也被警察跟踪抓捕。

据小青回忆，6月25日晚上11点左右，她被带到林州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审讯，她上厕所的时候看见张瑞霞、小英、小红分别被关押在三个房间。张瑞霞被铐在老虎凳上，低着头，屋里有四五个二十多岁的便衣警察。她听见警察对张瑞霞怒吼：“别低着头啥也不

说，我们治你，有的是办法！”小青刚回到审讯室就听到张瑞霞“啊”的惨叫了一声，就再也没有动静了，之后，听到有一个警察说：“这女人真坚强，打她都不哭，这个女人最难治了。”从那以后，小青再没有见到过张瑞霞。

大约两三个月后，小青在看守所见到了与张瑞霞一同被抓的小英，她从小英那里得知张瑞霞已被警察害死。

张瑞霞被抓20多天后，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马村乡派出所的四名警察去张瑞霞家抄家，因张家无人，警察向其邻居家借梯子欲翻墙而入，遭邻居拒绝。警察又去张瑞霞的婆婆家到处乱翻，搜查无果。

张瑞霞的家人听说张被抓后，多次向村干部刘某询问张瑞霞的关押地址，刘某不肯说。直到2015年1月底，与张瑞霞一起被抓的小青释放后，张家人才得知了张瑞霞的死讯。此时距张死亡已经半年了。按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在被拘留人拘留后24小时以内，应该通知其家属。但河南省林州市公安局不但在抓捕张瑞霞后未通知其家属，在张被害后仍不告知家属。

之后，张家人一行六人在林州市公安局对面的宾馆里见到了抓捕张瑞霞的林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马志红。当张家人要求见张的遗体时，马志红起初推三阻四不许见，最后才同意让一人独自去见。随后，张瑞霞的弟弟见到了一具瘦得皮包骨的枯尸：尸体的面部、手脚小得跟小孩的一样，一点肉都没有，已无法辨认，只有下巴和牙齿像张瑞霞；尸体浑身瘀青，腹部凹瘪，有一道长长的缝合疤痕，通常是内脏被摘除的标志。通过DNA鉴定，这具尸体就是张瑞霞。

此后，张家人再不被允许见张瑞霞的遗体。张家人质问张瑞霞的死亡原因及死亡半年不通知家人的原因，马志红称：“她信全能神就是反革命，就是犯法，她是头，我们追捕她两年了。”马还谎称不知道张的家庭住址，并诡辩说是张有病，被抓第二天就住院了，说有审讯录像为证。当张瑞霞的儿子要求看审讯录像时，马志红又以“得向领导请示”为由搪塞，直到最后也没拿出审讯录像。

2015年3月，张瑞霞的家人、邻居等20多人手持花圈、打着横幅到林州市公安局门口讨要说法，张瑞霞的妹妹及外甥遭警察殴打，还被警察以“扰乱社会治安，再不走都抓起来”相威胁。

张家人想把张瑞霞的遗体带回家，遭到林州市公安局拒绝。最终，张瑞霞的遗体在林州市被火化。

10 基督徒张红涛被中共警察酷刑折磨致死案例

被害人张红涛，女，甘肃省天水市人，全能神教会普通基督徒。2012年12月6日，张红涛因传福音被抓捕，当日就被中共警方残害致死，时年55岁。

传福音被抓捕，4小时后折磨致死

2012年12月6日上午9点多，张红涛等多名全能神教会基督徒相约前往甘肃省成县小川镇传福音，张红涛等人先抵达目的地后，便给一凉皮摊的老板传福音，不料被一中共便衣警察听到。上午10点左右，张红涛被非法抓捕，押至小川镇派出所。

当日下午2点左右，小川镇派出所警察打电话给张红涛手机上的联系人（全能神教会一基督徒），称张红涛生病住院，正在成县医院。下午4点多，又打电话说张红涛已经死了。

12月7日，成县公安局的警察找到张红涛的丈夫董某，告知其“张红涛在成县传教被抓，因突发脑出血死亡”。在成县公安局，董某看见妻子张红涛平躺在一间小屋内，全身赤裸，未经家属同意头盖骨已被打开，头部有一个鸡蛋大的肿块，脸、颈、肩、背部及腿上有各处青肿，看上去是被人打的。董某质问警察为什么人成了这样，警察推脱说尸体解剖是为了证实死因，其余情况丝毫没有透露。

董某看到妻子尸体上的伤痕怀疑妻子是被警察打死的，次日便联系家人及村里人一同去找县公安局领导、县政法委的领导以及信访办解决问题，但各部门都以“领导出差”为由回避。之后张的家人愤怒返回成县公安局要求解决问题，但得到的回答却是：“12月6日，张红涛传全能神教，被带到公安局问话，什么都不肯说，之后便死亡。经尸检判定是脑出血，属于正常死亡，公安局不负任何责任。”对于警方的这一说辞，张家人难以接受，张的尸体明明浑身多处伤痕、头部有大肿块，这怎能叫正常死亡？张红涛当天只是有些轻微感冒，从上午10点被抓捕到下午2点多仅4个多小时的时间，若不是身体受外力伤害怎么会突然死亡？但警方对张身上的伤只字未提。

草菅人命，掩盖罪行

张家人先后到县政府、省公安厅告状无果，于12月10日再次返回到成县县政府大院讨要说法。一位领导模样的人态度强硬，威胁张家人是聚众上访闹事，要把他们抓起来。政法委书记以“商量之后回复你们”为由劝回众人。

事后，政府派一名秘书和一个律师两次前往张红涛家中解决此事，他们定罪说：“全能神教会是国家严厉打击的对象，张红涛信全能神、宣传全能神属于违法行为。”最终一次性赔偿张家人10万元人民币，条件是家属不能带走尸体，尸体由政府处理。张家人有理无处说，只能妥协。

11 基督徒张来姑关押期间遇害案例



被害人张来姑，女，时年35岁，家住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2003年加入全能神教会，是全能神教会一名传福音人员，生前性格外向、活泼开朗。2012年年底，张来姑在上海市传福音时被中共政府无辜抓捕，非法羁押期间遇害。以下是张来姑被中共政府抓捕至迫害致死的经过。

传福音无辜被抓，羁押期间遇害

2012年12月12日晚8时许，张来姑在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一小区传福音时被奉城镇派出所七八名便衣警察抓捕到奉贤区奉城派出所，当晚转移至上海市闵行区看守所关押。

据知情人李姓基督徒（当时关押在张来姑监室的隔壁）回忆：在看守所，由于张来姑没有说出自己的姓名，人都喊她无名氏。她常常被管教骂、被牢头欺负，还受到虐待，大冬天不给热水喝。她最后一次见到张来姑，是听见喇叭里喊了声“36号无名氏出来！”不一会儿，她看见张来姑路过她的监室，但不敢扭过头看她。她看到张来姑的表情很凝重，脸蜡黄蜡黄的，眼皮耷拉着，很无奈，眼神很凄凉，感觉受了很大的委屈。她向张来姑挤眼、点点头表示让她振作、加油，但这次张来姑没有回应她。之后，李姓基督徒再也没有听到张来姑的消息。直到她出狱后，才得知张来姑在关押期间遇害了。

据悉，警察告诉张来姑的家人，张是把裤子撕成条拧成绳子在厕所上吊自杀的。李姓基督徒说：“警察在撒谎，当时我和张来姑被关押的闵行看守所，厕所的灯是嵌在墙里面的，墙壁上都贴着光滑的瓷砖，成弧形斜坡状，没有任何棱角和凸起，而且墙壁大约有4米高，没有任何可以挂东西的地方，在里面根本无法上吊自杀。”

警方为掩盖恶行，控制胁迫家属

张来姑遇害后，上海市闵行区看守所通知其家属说她在看守所自杀了，张的家人都惊呆了。因他们了解张是个性格开朗、坚强的人，不可能自杀。张家人感到气愤，二三十名亲属一同到上海市闵行区看守所讨公道，要求见张来姑的尸体。当张家人见到张来姑的尸体并拍照时，警察立即上前强行制止，家属气愤不已，就与警方争执，警方见势，便恐吓说：“谁若闹事就抓谁！”紧接着，警察把二三十名亲属控制在看守所的一间大厅里，一个个盘问其与张来姑是什么关系。期间，不允许他们出大门。

2013年1月12日，张来姑的尸体在闵行区火葬场火化了。上海市公安局赔偿家属70万元人民币。

张来姑死后，上海市公安局与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公安局还派出四辆警车，八名警察来到张来姑的娘家，扬言要把整个村庄上信神的聚会点全部取缔。

12 教会带领马锁萍被中共政府残害致死案例



马锁萍（灵名有灵），女，时年40岁，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双鹤乡双凤淹村人，1999年加入全能神教会，被害前是中国大陆全能神教会主要带领。

2009年7月17日下午2点左右，二十多名便衣警察手持警棍、木棒，带着警犬闯进河北省唐山市滦县基督徒刘某家里，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强行抓捕扣押了刘某、马锁萍、琳琳等五名基督徒。一个40多岁、身高1.70米左右的男便衣警察揪着马锁萍的头发，得意地说：“就是她！化了装我也认识！”警察将五人押到客厅，勒令他们蹲下，后用衣服、被单蒙住他们的头，并带着警犬在房间里大肆搜查，将刘某家里的12万元人民币、两箱信神书籍、4台笔记本电脑、5部手机和两提包衣服、数盒保健品等物品全部搜走。随后，警察蒙住马锁萍等人的头，分别押上车带到唐山市军分区招待所秘密审讯。

据刘某的邻居说，当天抓捕马锁萍时，警方出动了大约四五十辆警车、轿车，数百名警察、特警，将刘某家门口沿途道路两旁严密封锁。刘家门前60多米的路上全是手里端着枪的特警。

据知情人透露，警方早已得知马锁萍是全能神教会的主要带领，并将其定为“国家领导级别的人物”，2008年7月就已在公安网上被通缉，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曾多次搜捕马锁萍未果。2009年，警方利用手机监控、跟踪等手段确定了马锁萍在唐山的位置后，随即展开抓捕。这次抓捕行动由中国公安部直接部署指挥，调动了河南、河北两省公安厅和唐山市公安局等警力，到唐山市突击抓捕。

马锁萍被捕后，同时被抓的其他基督徒再也没有见过她，也不知其去向，她被害前到底遭受了怎样的酷刑折磨无法得知。

据一同被抓的琳琳、王某说，警方使用酷刑折磨她们，逼她们交代马锁萍到底管理教会多少钱财及具体存放地点等。使用的酷刑包括：将双手反铐到背后猛烈提拉、用牙签扎上身和胳膊的肉、摁住头往地上撞等。期间，琳琳不堪忍受酷刑折磨，撞墙轻生，头上流了很多血，但过后警察继续对其逼供。琳琳、王某二人仅是全能神教会的普通信徒，都遭受了这样的残害，可想而知，中共警察对马锁萍下了怎样的毒手。

7月22日，马锁萍被中共警方残害致死。

7月24日，警方才通知马锁萍的家人马已死亡，她的尸体停放在河南省郑州市黄河中心医院的太平间。马的丈夫宋某与双凤淹村书记杨金柱前去看尸体时，发现马的尸体上有被殴打的伤痕，但警方否认对其施暴，还谎称马锁萍是7月21日单独被抓，22日下午5点转押至郑州，6点突发心脏病猝死，身上的伤痕是死后出现的。

马的丈夫宋某很清楚妻子向来身体健康，从未得过心脏病，因此拒绝接受警方的解

释，要求把尸体带回山西。郑州市公安局中原分局局长等三人多次与宋某协商，对其百般威逼利诱。最终于7月26日下午，宋某和女儿带着马锁萍的骨灰返回山西，7月29日下葬。

13 基督徒王风田被中共警察酷刑折磨致死案例



2009年初，山东省潍坊市发生了一起中共政府秘密抓捕、杀害全能神教会基督徒的惨案。

被害人王风田，女，生于1970年7月，家住山东省潍坊昌邑市柞山镇，是全能神教会的一名普通基督徒。以下是王风田被中共警方抓捕至残忍杀害的全过程。

2009年1月16日晚7点左右，山东省潍坊市峡山区柞山街道派出所的几名警察闯进王风田的家中。警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就抄家，虽没有搜到任何关于信神的物品，仍强行将王押到柞山街道派出所。随后几名警察又返回王的家中，将客厅、卧室、院子全搜了个遍，连厕所的砖墙都扒开了，仍搜查无果。当晚7点50分，全能神教会基督徒海鸥（化名）及其父母也因信全能神遭到抓捕，与王关押在一起。

在柞山街道派出所，警察为逼王说出教会的情况，对其进行了一天一夜的刑讯逼供，期间不给饭吃也不给水喝。据基督徒海鸥透露，她在派出所受审时，曾听到其他审讯室传出女人的惨叫声，从审她的警察的口中得知那是在刑讯王风田。

1月17日凌晨2点，刑讯后的王风田和海鸥及海鸥的父母被关进一个高约2米的大铁笼里。当天他们四人被转押至潍坊市看守所。

据基督徒海鸥回忆：在看守所里，王风田一直要求取保候审，但警察不答应。王风田在看守所一共被提审了四次，提审时，海鸥曾听到她的哭声，还看见王被戴上了非常沉重的脚镣。据与王风田关在同一监室的基督徒明慧（化名）说，脚镣有2厘米粗，和手铐之间用链子连着，走路很费劲。每次提审完，警察就把王的手铐和脚镣之间的铁链缩短一些，最终致使其无法站立，走路也直不起腰。

2月16日是王风田等人被拘押满一个月的时间，因警方拿不出定罪证据，看守所让王等人在写有“无罪释放”的纸上签了字，准备释放。当时，柞山街道派出所的十多个警察就在旁边站着，海鸥、王风田、明慧刚签完字，警察就一拥而上把她们三人反铐起来，蒙上黑头套像押死刑犯一样押上了车，连看守所的一名警察都惊得目瞪口呆，说：“这是怎么了？不是无罪释放了吗？”

警方将王风田等三人秘密押送到了一家宾馆（后得知是景芝“水云天宾馆”）里非法拘禁。期间，海鸥听到隔壁房间传出警察的吼叫声、打砸东西声和王的惨叫声，并听到一韩姓警察说：“王风田不招供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成猪头了！”海鸥听后暗暗哭泣。虽然警方私设公堂严刑逼供王风田等人，但没得到任何口供。

半个月后，也就是三月初，王风田被警方用酷刑活活地折磨死！

王风田被毒打致死后，警方并没有在第一时间通知其家属，而是隐瞒死讯，多次到王家、王的娘家及其所有的亲戚家走访问话，问其信不信耶稣，干什么工作，并了解王的家庭背景等。为掩盖罪行，警察还将已被毒打得面目全非的王的尸体送去医院进行整容。在整容时，当时参与的一名护士（王丽，女，44岁，娘家和王风田是一个村的）认出了王风田，警方怕走露消息，立即将她隔离，不让她参与这次整容工作。

后来，王风田的妹妹去认尸时，看到其姐姐背部一片青紫，明显看出死者生前曾遭受过惨无人道的折磨！但迫于当地警方对其亲属的控制威吓，他们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无法为王风田讨回公道。

14 七旬基督徒南相明在押期间被警察故意延误治疗致死案例



南相明，男，1942年出生，家住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骏马镇坡底村坡南一组，1994年10月，南相明夫妇信主，1999年加入全能神教会。南相明夫妇诚实正直、乐于助人，主动协助教会刻录诗歌和讲道光盘。由于中共政府逼迫全能神教会严重，为躲避警察的搜查，南相明夫妇于2003年在自家修了一间地下室，用于放置教会的书籍、光盘和刻录机。

2014年7月24日，三名基督徒来帮南相明夫妇翻修地下室，不料被中共警方获悉，五人均被抓捕。南相明因信全能神无辜被判刑三年，在狱中因长期吃不饱，再加上高强度的劳动，导致糖尿病病情加重。因警察拒绝南相明保外就医延误治疗，2016年2月，南死于狱中，时年74岁。

以下是南相明被中共迫害致死的经过：

2014年7月24日下午1点左右，南相明的妻子王某（时年67岁）正在做午饭，南相明与其他三名基督徒在客厅休息。突然，咸阳市礼泉县骏马镇派出所的警察刘江等五人强行闯入，在未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开始抄家，将南家翻得一片狼藉，最终搜出：信神书籍118本，刻录机两台，光盘86张，空白光盘2795张，光盘目录用章53枚，MP4播放器4部，DVD机两台，还有新买的三轮摩托车一辆、电动三轮车一辆、轻骑一辆、手机一部及500元现金等，这些物品均被没收。警察将南相明夫妇及三名基督徒强行抓捕，并押至礼泉县骏马镇派出所。

当晚8点左右，礼泉县骏马镇派出所所长杨超等警察对南相明等五人依次进行审讯。警察逼问南家中信神物品的来源及教会上层负责人是谁，南相明拒不回答，审讯一直持续到半夜12点多。由于受到警方恐吓，加上长时间没有进食，原本患有糖尿病的南相明浑身无力，瘫坐在墙角，强撑到天亮。

7月25日上午8点左右，南相明等五名基督徒被转押至礼泉县公安局。之后，南相明被

押至礼泉县看守所羁押。

8月2日，南相明等人穿着囚服，戴着手铐、脚镣被警察押至南相明居住的村庄游行示众。

8月29日，南相明被正式逮捕。

2015年5月14日下午3点，南相明因信全能神，被陕西省礼泉县人民法院定为“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7月13日，南相明被转押到陕西省渭南监狱服刑。

7月16日，狱方给南的女儿打电话，让其给南购买治疗糖尿病的药。此后，狱方拒绝南的家人探视，只允许每月往南相明的卡中打钱，其他任何物品不准送入。

2016年2月1日，渭南监狱再次打电话给南相明的女儿，让她送去2万元。

次日，南的女儿到了监狱，得知南已病危，被送往陕西省西安市新安中心医院（属监狱医院）。

在医院探监室里，南相明偷偷对女儿说，自己在狱中长期吃不饱，导致糖尿病不断恶化，经检查血糖已经高达14-15mmol/L了（南在家时血糖保持正常值3-5mmol/L），而且最近吃东西吃一口吐一口。南的女儿先后找狱警要求给父亲转院治疗及保外就医，均遭到拒绝。狱方说：“共产党的政策是：糖尿病除非‘眼瞎了，脚烂了’才给办理保外就医！”

2月7日晚上9点，南的家属接到渭南监狱的电话，狱方称南相明因抢救无效死亡。

事后，南的一亲属从医院了解到：南相明是因血糖过高引发糖尿病综合症，导致冠心病，抢救无效死亡。

在南的家人强烈要求下，渭南监狱才支付了8000元火化费草草了事。

15 基督徒陈艳玲在押期间被警察故意延误治疗导致死亡案例



陈艳玲，女，1972年生，家住吉林省松原市乾安县严字乡，1997年信主耶稣，2000年加入全能神教会。

2003年五月中旬的一天，松原市乾安县政保科获悉陈艳玲信全能神后，立即出动六七名警察闯入陈艳玲家中，强行将陈艳玲带走，关进乾安县看守所。关押期间陈艳玲被提审一次，警察威逼她签字否认神，陈艳玲不签。

据与陈艳玲被关押在同一号房的基督徒刘芳讲述：陈艳玲被抓时身体健康，唯独担心家里两个年幼的孩子（当时女儿12岁，儿子10岁）没人照顾，每夜伤心得放声痛哭。

6月19日一早，陈艳玲对刘芳说自己头很痛，恶心想吐，说着就不住地呕吐，满脸通红。同一监室的人向看守所管教求助，管教只给了一片止疼药，没有找医生给陈艳玲看病对症下药，因此陈艳玲的病情丝毫得不到缓解，一上午就吐了三四次，吐出的东西都是

水。到了下午5点，陈艳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不仅呕吐还伴抽搐，最后陈艳玲腹中连口水都没得吐了，仅剩频繁抽搐。开始的时候掐陈艳玲的人中她就能醒过来，后来她发病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不到10分钟就发作一次，还处于昏迷状态，不省人事，同一监室的人掐她人中也无济于事。这一天白天，不管犯人怎么喊管教，管教就是不来看望。

当天晚上7点，同监室的人见情况不妙，接连呼喊管教七八次，看守所李姓副所长、三名男管教及一名女医才姗姗而来。女医给陈艳玲量了体温，见温度不高，给陈艳玲打了一针不明药物就准备走了。管教张波还踢了陈艳玲两脚，说她装病，紧接着几人转身就走。正在这时陈艳玲又抽搐起来，一管教竟拿着打完针的针头往陈艳玲的脚跟处狠狠扎了两下，陈艳玲的脚激灵地动了一下，紧接着又抽搐了，李姓副所长掐了她的人中，见她不再抽搐了，一行人甩袖离去。之后陈艳玲还是一个劲儿抽搐，掐完人中醒来一两分钟又抽搐。同监室的人都为陈艳玲的病着急、哭泣，但不管怎么呼求，管教也不来了。

这一天同监室的人喊了管教至少20次，但看守所始终没有把陈艳玲送往医院治疗。

到了晚上9点，陈艳玲一直处在昏迷状态，看守所所长王辉才将陈艳玲送往乾安县县医院。

第二天，一名女管教将陈艳玲所在号房的每个犯人都单独调出来警告：“明天要是有人来问你们，给没给陈艳玲打针吃药，你们都要说给她打针吃药了。”过后刘芳没有听从管教的话，如实跟记录的警察交代了陈艳玲病情恶化的过程，还因此遭到管教的训话。

据知情人透露，陈艳玲被送去医院后，公安局通知陈艳玲家人去医院。当家人赶到时，看到陈艳玲躺在病床上，脸部浮肿青紫、呼吸困难，奄奄一息，说不出话来。

送到医院后，公安局因不愿多花钱，仅给陈艳玲治疗了两天，到第三天就给停药了。陈家人得知后要求给陈艳玲转院继续治疗，没有得到同意。

6月24日晚上，陈艳玲长辞人世，年仅32岁。

陈艳玲死后，警察谎称陈艳玲患先天性脑血管病导致死亡，而陈艳玲身体健康，并没有先天性脑血管病。显然，陈艳玲是因担心家中幼子无人照料而突发脑出血，而中共警方迟迟不给予其救治，耽误病情导致她死亡，中共警方难辞其咎。

16 基督徒吴侠被中共政府迫害致死案例



2009年8月23日，吴侠因信全能神被中共警察抓捕，在羁押期间遇害，时年57岁。吴侠家住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于2003年加入全能神教会，一向热心接待基督徒。据知情人说，吴侠生前为人忠厚老实，亲朋好友也很尊敬她。

因信神被捕后遇害

2009年8月中旬，当地两名基督徒被宿迁市沭阳县西关派出所的警察跟踪抓捕，不久警察追查到吴侠信全能神、接待基督徒的事。

8月23日下午3点，宿迁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的警察闯到吴侠家，以了解情况为由将独自一人在家的吴侠抓捕。

据吴侠的家人透露，几天后警察通知吴侠的女儿、女婿到宿迁市宿城区梨园派出所（现已合并为宿迁市宿城区黄河派出所）劝说吴侠，让吴交代她接待的另两名基督徒的下落，要得到她们电脑中的教会资料。

吴侠对女儿、女婿说，关押期间警察不许她睡觉，一直用高瓦数灯照她的眼睛，逼她说出基督徒的情况，但她决心已定，宁可死也不会做犹大背叛神；她把身上的金耳环、金戒指等首饰摘下来交给女儿，并向女儿、女婿交代了后事，让女儿、女婿不要再劝她。家人见吴侠态度坚决，派出所又执意不肯放人，只好无奈离开。

家人讨要说法，中共拒不担责任

8月31日晚上9点，吴侠的家人接到警方的通知，说吴侠高血压病犯了，快不行了，送到宿迁市人民医院抢救了。吴家人赶至医院后，警察和医生却禁止他们看望。夜里12点过后，才有一个医生过来告诉吴侠的家人，说吴侠经抢救无效死亡。

警察威胁吴侠的家人说：“你们要敢说吴侠是派出所折磨死的，那派出所就把她信全能神的事公布出去，因为信全能神就是政府反对的，政府最恨的就是信全能神的人，这些人都是政府的头号重犯，到时你们全家都不好收场！”迫于警方的压力，吴侠的家人敢怒不敢言。

连夜，警察把吴侠的遗体拖到殡仪馆。

次日，警方只通知了吴侠的一些近亲匆匆看了吴侠一眼，便准备将其尸体火化。吴侠正读法律专业的外甥不同意火化，并多次到宿迁市宿城区梨园派出所、宿迁市宿城区公安分局、宿迁市公安局、省公安厅讨要说法。警方说法如出一辙，均说吴侠是因信全能神被抓，到派出所后因病死亡，与派出所无关，派出所不需负任何责任，死了白死。并说信全能神就是重案、要案，这事情你到哪儿都讨不到公道。吴侠的外甥坚持上告，并说在中国这场官司打不赢就通过校友打到国外。警方怕事情闹大，才勉强同意赔偿吴家人30万元了事。

17 基督徒张焕福劳教期间长期被侮辱摧残致死案例

被害人张焕福，女，时年50岁，重庆市江津区朱杨镇桥坪村人，于2000年5月与丈夫曹本贤一起加入全能神教会，是全能神教会的普通基督徒。以下是张焕福被中共警方非法抓捕残害致死的全过程。

接待基督徒聚会被判劳教，在押期间受尽折磨致死

张焕福夫妇是一对老实巴交的农民，夫妻二人信全能神后，经常与附近基督徒一起聚会，但好景不长，张焕福家接待基督徒聚会的事被人举报了。

2008年8月18日上午10点左右，重庆市永川区公安局的几名警察到张焕福家搜家，搜出了信神书籍、诗歌光盘，并把张焕福非法抓捕至永川区公安局。

后来，张焕福因信全能神被非法判处劳教一年，关押在重庆市江北区石马河女子劳教所。

曹本贤第一次去劳教所探视张焕福时，看到妻子被打得鼻青脸肿，整个脸都变形了，几乎认不出原来的模样。

2009年4月的一天，重庆市江北区石马河女子劳教所打电话给曹本贤，说张焕福得了重病。到了劳教所，警察带曹去了一个地方，指着地上用一床又黑又脏的烂被子盖着的人，说：“那个就是你妻子，她自己上吊死了。”曹本贤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想走过去看看妻子的尸体，却被警察拦住了，只停留了短短两分钟，警察就不耐烦地对曹说：“好了，你看到了，这下可以把人拉到火葬场去了。”曹本贤要跟着去火葬场，警察连家属的这点基本权利都剥夺了，只让其在车里坐着等。

下午5点，张焕福的骨灰拿回来了，但警察拖延时间迟迟不走。晚上12点多，趁夜里没人，警察才开车把曹送到桥坪村街边，对曹说：“你把骨灰盒抱回去挖个坑埋了就是，不要通知你那些亲戚。”

据当年与张焕福同期服刑的全能神教会基督徒杨某回忆：“我和张焕福都在石马河女子劳教所三大队服刑期间，她住我隔壁。劳教所有个规矩，刚来的犯人第一个月每天早晨5点起床，洗漱完毕就开始背23条监规，背不过的要受到相应的体罚。张焕福因记忆力差，第一次背不过，被罚站一小时；第二次背不过，体罚下蹲半小时；第三次背不过，在操场上跑二十圈；第四次背不过，不许吃饭；第五次背不过，不许上厕所，大小便都拉在裤子里……张焕福因背不过监规，常常挨饿，有时被饿得晕过去，队长却说她是装疯卖傻，对她一顿拳打脚踢。有一次，一个犯人看到张焕福实在可怜，就掏钱给她买了一份菜，被刘队长发现后体罚那个犯人300个下蹲。

从第二个月开始就是完成生产定额，每天早晨从7点开始一直干到晚上10点半，若完不成任务，不让吃饭，还得加班，长期完不成任务的还得加刑；每天吃饭的时间总共30分钟，一顿饭只有10分钟，包括分饭、吃饭、洗碗，若时间到了没有吃完，那就不许吃了；

劳动完，洗漱的时间是8分钟，包括洗澡、洗衣服、洗脸、洗脚，到时间就不能再洗了；上厕所也是定时的，每人每天只能上两次，每次不能超过10分钟。张焕福因长期完不成任务经常遭到队长的训斥，不但时常挨饿，还担心会加刑，身心倍受折磨。

2009年4月张焕福上吊自杀后，狱警通知张所在牢房的人开紧急会议，不许任何人走露风声，也不许离开牢房半步，还威胁、恐吓说：‘谁若透露半句实情，立马死定！’”

家属讨要说法，警方威逼恐吓

张的亲戚们得知张的死讯又悲痛又气愤，一行16人到石马河女子劳教所评理。石马河女子劳教所的警察端着枪将16人包围起来，威胁说：“弄死人是经常的事，前两天还弄死一个，丢在外面管都没人管。”

张焕福的亲属在劳教所门口坚持抗议了一个月零两天。最后，警察以张焕福小女儿的工作相威胁，迫使家人放弃抗议。

张焕福的含冤而死使曹本贤长期精神受压，最终精神失常，住进了重庆市精神病医院。一对忠厚老实的夫妇，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被中共政府给毁了！

18 基督徒邓秀芬劳教期间劳动致死案例



2002年9月，基督徒邓秀芬（化名周敏）因信全能神被警察抓捕，判处一年劳教。2003年5月的一天，邓秀芬因被迫长期承担超负荷劳动加之严重缺乏营养导致病发昏倒，浙江省湖州市武康镇莫干山劳动教养管理所有意延误治疗，致使邓秀芬病发3小时后猝死于狱中，时年35岁。

邓秀芬，女，1968年生，原是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人，后迁居到浙江省瑞安市海安镇。邓秀芬从小信主，2001年加入全能神教会。经了解，邓秀芬生前心地善良、忠厚老实，赢得了亲戚邻里的一致好评。

因信神被捕、判刑，狱中惨遭虐待

2002年9月26日，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瓯海区分局局长沈强（男，40岁）、民警骨干建明等四名警察到邓秀芬家中，以“有人举报邓秀芬信全能神，持有信神书籍”为由强行将邓抓捕。之后，警察以“参加邪教组织，扰乱社会治安”为罪名，非法判处邓秀芬劳教一年。

据与邓秀芬关押在同一个牢房的基督徒磊磊（浙江省温州市瓯北镇人，当时也因信全能神被警察抓捕判刑，现已逃亡美国）说：2002年11月，邓秀芬被转押到浙江省莫干山劳教所服刑，后被分配到二大队一中队的裁缝组强制劳动，与磊磊分在同一个大组。在劳教

所里，每个信全能神的基督徒胸前都挂着一个写有“特别严管”的四字黄卡。因着信全能神，邓秀芬、磊磊等基督徒受到狱警们的虐待、歧视、打压，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

他们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集合，早餐只有小馒头和几乎看不到米粒的稀饭，每天根本吃不饱，还要工作10小时以上。因工作强度很大，体力消耗较快，他们经常饿得头晕，浑身无力。

因着狱警对邓秀芬所在的小组“特别严管”，邓秀芬经常加班赶活，工作时间比其他人多出两个小时，一天下来出工时间长达14个小时。她多数时候都赶不上吃饭的时间，常常吃凉透的饭菜，有时连饭都吃不上。每次赶工后，邓还要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到劳教所的大厅被迫接受洗脑，学不好还要受到相应的处罚。

狱警限制她们每个月只能消费10元，而这10元连买日用品都不够，更别说买食品了。每天长达14小时的高强度工作量和严重的营养不足，给邓秀芬原本健康的身体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超强劳作致突发疾病，延误治疗猝死狱中

2003年5月初的一天晚上8点左右，邓秀芬加班后回到宿舍，突然感到一阵头晕、恶心、浑身不舒服，直想呕吐。磊磊看到邓秀芬满脸通红，脖子胀得粗起来了，蹲在地上拼命喘气，就赶紧过去把邓扶在凳子上，当时邓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磊磊见状赶紧叫值班劳教人员（也是犯人）一起将邓扶起来坐到值班室门口。磊磊想让值班劳教人员把邓秀芬送到医务室，但外面两道铁门紧锁，犯人无法出去。

邓秀芬瘫坐在椅子上，浑身直冒冷汗，双手冰凉。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磊磊焦急地等待着狱警来开门，感到度日如年。不久，邓秀芬的头向右边一歪，手也垂了下去，冷汗从手上滴落下来，全身被汗水浸湿。等狱警和狱医不紧不慢地先后到达劳教所时，已是晚上11点多，离邓发病已过去3个小时之久。狱警命令两个犯人把邓秀芬架出去，邓的双脚已经失去了知觉，后来犯人将邓拖到了医务室。

值班劳教人员偷偷地对其他犯人说，当时邓秀芬出现了严重的虚脱，冷汗将衣服浸透得都可以拧出水来，人已经不行了，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

据莫干山劳教所二中队的一名犯人透露，事发当晚她亲眼目睹了邓秀芬死亡前的情况：邓被抬到医务室时，医务室内没有医生，狱警把邓放在病床上后就离开了。邓躺在床上不动，脸色苍白，看似已经没有了知觉。半小时后，医生和二大队的书记李明才来到医务室，当时邓秀芬已经死亡。过后，在邓的死亡证明单上写着：心肌梗塞，及时抢救无效而死亡。

邓秀芬死后，狱警安排两名犯人24小时看守磊磊，对其进行严管，不许她说出邓秀芬死亡的真正原因。年仅35岁的基督徒邓秀芬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19 基督徒张小月因坚持信仰被绝食、殴打致死案例

张小月，女，1964年生，家住中国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三口镇，1996年信主耶稣，1997年加入全能神教会。2014年9月2日，张小月因信全能神被中共警察抓捕，判刑三年，之后在服刑期间遇害，时年50岁。以下是张小月被迫害致死的经过：

2014年9月2日早晨5点左右，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警察统一行动，将本地的五名全能神教会基督徒抓捕，张小月是其中一员。

当天早上8点多，张小月的母亲到张小月家，却不见女儿的踪影。之后张母接到电话，得知本教会基督徒李茹（化名，女）因信全能神被警察抓捕，家中的很多信神书籍被搜走。张母听后再次赶到女儿的家里查看，发现张小月平时看的信神书籍全不见了，猜想张小月可能也被警察抓捕了。

三四天后，村干部余哲带着两名警察来到张母家，对她说：“你女儿因信全能神已经被逮捕了，她现在关押在看守所里，你去给她送些衣物。”张母听后焦急万分，气愤地反问：“我女儿信神没有犯法，你们为什么抓她，她有小脑萎缩症，你们抓她去不是把她往死路上送吗？”可警察丝毫没有同情之心，还冲张母喝道：“你女儿信的全能神是国家不允许的，她信全能神就是违法，还到处传福音，我们不管她有没有病，凡是信全能神的都要抓！”接着，张母拿了衣服要去见张小月，但未被获准见面。

一个月后，村干部余哲再次让张母送些冬天的衣物给张小月，张母拿了衣服就随车去了黄山区公安局。警察告诉她张小月被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但只给了她张小月的逮捕证，没有给判决书。后来，张小月被押到安徽省长丰县女子监狱服刑。

2015年12月的一天凌晨3点，安徽省长丰县女子监狱给张小月的哥哥打电话，称张小月得了重病有生命危险，让他接回家。等张小月的哥哥和丈夫赶到监狱时，监狱的人告诉他们张小月已经去世了。张家人要求见尸体，狱警把他们带到一间屋里，只允许张家人看张小月的头部，不许看身体部分，只见张小月瘦得皮包骨头，嘴唇都包不住牙齿。家人确认是张小月的尸体后，狱警立马将张的尸体拉到火葬场火化。之后，张小月的家人把她的骨灰盒送到老家埋葬。

据当时与张小月同一监区关押的基督徒说，在监狱里，狱警要求张小月放弃信仰、签“三书”（即保证书、决裂书、悔过书），张小月宁死不写，狱警就不给她吃、喝，还威胁和张小月同组的4个犯人看好她，否则就要扣她们的分（分数关系到犯人能否出狱）。那4个犯人为了不被扣分，白天轮流看着张小月不让她吃、喝，晚上还让她站岗，不让她睡觉。因张小月身体本来就on不好，再加上不吃不喝，身体很弱走不了路，每次参加洗脑班时都得几个人架着她到学习的地方。除此之外，狱警说如果张小月不签“三书”，就要全体扣分受处罚，煽动犯人对张小月的仇恨。这些犯人疯狂地殴打张小月，拿鞋子塞住她的嘴，用塑料凳子打她的胸口，用长把鞋刷塞到她的阴道。2015年12月的一天夜间，张小月

突然吐血、拉血，狱警才把她送到监狱医院。清晨约5点左右，张小月死在了监狱里。之后，狱警还对外造谣，污蔑张小月是因信神走火入魔自残而死，真是草菅人命，颠倒黑白！

20 基督徒王芳在押期间被中共警察折磨致死案例



王芳（化名佳佳），女，生于1980年9月13日，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金羊镇人，住在新疆鄯善县火车站镇录井公司宿舍，2011年加入全能神教会。

2012年12月的一天，王芳因信全能神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鄯善县被警察抓捕。12月24日，王芳被吐哈公安局扣以“涉嫌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刑事拘留。

2013年8月30日，鄯善县法院以王芳积极传福音，定为“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王芳有期徒刑三年。

2013年10月13日，王芳被送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女子监狱服刑。

据与王芳一起服刑的全能神教会基督徒郑珍（化名）说：在监狱里，她与王芳等基督徒一同在六监区十二分监区被洗脑三个月，2014年1月被分到劳动强度最高的三监区六分监区劳动改造，每天早晨7点30分到8点出工干活，经常干到次日凌晨2点才收工，平均干活18个小时以上，有时狱警甚至让她们加班三天三夜不能休息。

据与王芳在同一监区服刑的另一基督徒文文（化名）说：在六分监区服刑最大痛苦就是长期睡眠不足。狱警有时让她们干通宵不能休息，并且常常用电警棍放电发出“嘶——嘶”声恐吓犯人，她们的精神常常处于紧张状态，十分压抑痛苦，身心俱疲。

同时服刑的基督徒说，王芳因经常被她的互监（狱警专门给信全能神的人安排的监管犯人）辱骂，变得沉默寡言。2014年10月的一天，王芳的互监为此将她告到狱警那里。当天狱警向王芳了解情况时，她不说话。次日凌晨2点收工报数时，王芳没报，狱警当着200多名犯人的面说王芳是抗拒改造，抗改扰乱监管秩序是要送到押号处罚的（押号是狱警专为违反监规的人设的处罚的地方）。

回到宿舍后，狱警用手铐把王芳铐在床上并安排互监监督，不让她睡觉，一晚上不让她闭眼睛。当时王芳反抗说：“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没有做错什么！”狱警强硬地说：“你这是抗拒改造，我们有权力这样做！”（文文当时就住在王芳的隔壁监舍，听到了王芳与狱警的对话）。

早上犯人出工后，王芳就晕了过去，不省人事，在送往医院的路上停止了呼吸。医生说是猝死。显然，长时间的过度劳动使王芳身体虚弱，在被无故折磨、一夜不能闭眼休息后，王芳突发疾病导致死亡。

事发后，监狱立即封锁消息，并禁止犯人议论此事，还将王芳的私人物品秘密地处理

掉。监狱还向王芳的家人说王芳的死与监狱无关。一个年仅34岁的基督徒就这样被中共政府迫害死了。

21 基督徒沈秀荣受审期间离奇坠楼死亡案例



被害人沈秀荣，女，时年42岁，家住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王庙镇小崔庄。1998年加入全能神教会，是全能神教会的一名教会带领。据沈秀荣的邻居和同教会的基督徒评价，沈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生活中遇到困难从不悲观、退缩。2008年3月6日，沈秀荣因信全能神被中共警察抓捕后，被带至德州市平原县公安局，被审讯4个小时后却突然坠楼身亡。详情如下：

2008年3月6日上午11点30分左右，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公安局国保大队的司机陈光开一辆黑色轿车载着两名便衣警察，还有在平原县前曹镇抓捕的全能神教会基督徒鄢某（男，60岁）一起来到基督徒沈秀荣家。两名便衣突然闯入沈秀荣家将其抓捕，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就在沈秀荣家到处乱搜，但搜查无果。两名便衣警察便将沈的CD播放机及里面的朗诵光碟没收，将其带至平原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沈秀荣与鄢某被带到平原县公安局时，已是中午12点30分左右。下车后，两名便衣警察让沈秀荣提着CD播放机上楼，在往楼上走时，沈把CD机里的光盘取出掰碎，警察见状火冒三丈、大声呵斥。到达三楼后，沈秀荣和鄢某被分开审讯。

据鄢某回忆：那天下午3时左右，他正在接受审讯，抓捕他们的一个高个子警察来到审讯室，气势汹汹地说：“这个女的（指沈）还挺强硬的，不行就把她拘留起来！”

沈秀荣的丈夫中午12点多回家时得知妻子被抓的消息。下午4点左右，他突然接到沈秀荣在平原县法院工作的大舅的通知，说沈秀荣在公安局坠楼身亡，现停放在火葬场的冷冻室内。

据了解，当时沈秀荣是从三楼厕所的窗户坠落，头朝下，扎到地面上的一个垃圾桶里致死的。平原县公安局的警察对沈的家人解释说沈秀荣是跳楼自杀，沈秀荣的丈夫非常了解妻子的性格，悲愤地说：“肯定是你们给整死的！”但警方矢口否认，只是咬住沈是自杀身亡。据学过痕迹检验的专业人士分析，三楼到地面的距离太短，这种头朝下的死状不可能是自杀。然而沈秀荣已经死亡，其在押期间死亡的真正原因已经无法获知。

3月10日，沈秀荣的遗体火化，5天之后埋葬。事后，平原县公安局赔偿沈的家人22万元人民币将此事私了，还警告他不许再追究此事。沈秀荣的死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22 基督徒韦秀云被中共警察折磨致死案例



被害人韦秀云，女，生于1952年6月8日，家住中国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店埠镇龙西村，1998年加入全能神教会。2014年11月17日，韦秀云因信全能神被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公安局抓捕，被捕后第二天，韦秀云就被折磨成了一个重度昏迷的植物人。持续昏迷了6个月后，韦秀云于2015年5月18日去世，时年63岁。韦秀云死后，肥东县公安局为掩盖罪证，出动五六十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包围医院并抢走尸体，并且不准亲属探视。直到半年后，肥东县公安局逼韦的家属签订了不上诉协议后，才将遗体交给其家人火化。

以下是韦秀云被中共警察抓捕迫害致死的经过。

警察强闯民宅，抄家抓捕基督徒

2014年11月17日下午4点，韦秀云和儿媳在家做家务。肥东县店埠镇龙西村村委书记韦邦发带着肥东县公安局的两名警察突然闯进屋，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强行将韦秀云抓捕控制起来。随后，肥东县政法委副书记刘超及十几名警察陆续赶到韦家。

此后，韦秀云的丈夫和孙子从学校回到家，也都被控制起来。

警察在韦秀云家抄家两个小时，搜出一台复印机、两箱A4纸及油墨等复印工具、4台MP5机子、两台老年听戏机、6张TF卡等。

随后，警察把韦秀云及其丈夫、儿媳、孙子强行押到肥东县公安局。

基督徒重度昏迷，警察严密监控

当晚7点，韦秀云和丈夫被押到肥东县招待所，在不同房间秘密审讯。

第二天（11月18日）下午6点左右，韦秀云被转送到合肥市第二看守所。这期间警察对韦秀云施行了怎样的迫害，家属并不知情。

据韦秀云的儿子说，11月18日晚上9点，合肥市第二看守所的警察打来电话说他母亲病了，已被送到安徽省立医院救治。10点左右，韦的儿子赶到医院，看到母亲脸色苍白、略带浮肿，处于昏迷状态，衣服上有呕吐残留物。从医生处得知，韦秀云昏迷是脑干出血造成的。

据韦家人说，当时韦秀云一直处于深度昏迷的植物人状态，脸和手浮肿，身上连接着心电监护仪，需要靠呼吸机、鼻饲管、营养液来维持生命。

两个月后的一天，韦秀云的女儿在给母亲梳头发时，发现其右耳上方有一处长3公分的伤疤，伤疤上没有头发。其女儿便向医生询问伤疤是不是被打的，医生哄骗说：“那个伤疤不是打的，是睡的。”

最终，韦秀云在安徽省立医院持续昏迷了整整6个月，于2015年5月18日救治无效死亡。安徽省立医院出具的病例单显示：韦秀云是脑干出血导致内脏衰竭而死亡。

警方抢夺尸体，逼家属签订不上诉协议

2015年5月19日凌晨1点，韦秀云死后，韦的亲属准备把韦的遗体送往医院的太平间时，合肥市看守所所长高远枝突然说：“韦秀云是非正常死亡，家属不能把遗体带走，得交给我们处理！”话音刚落，五六名便衣警察立即伸手抢夺运送韦秀云遗体的移动担架床。韦秀云的女儿见状，气愤地哭喊：“你们谁要是敢动我母亲，我就跟他拼命，她活着你们不放过她，死了还不让她安宁！”警察听后让韦的亲属把遗体送到了医院的太平间。

当韦的家属刚离开太平间走到医院大厅，就先后接到合肥市看守所政委唐某和医院太平间管理人员打来的电话，说尸体已经被肥东县公安局带走，送往肥东县殡仪馆。

此时，韦秀云的丈夫才想到刚刚在医院门口，看到约有五六十个全副武装的警察在走动，原来警察是有备而来的。

更让人感到愤慨的是，韦秀云死后，肥东县公安局不准其家属去殡仪馆探视遗体。

2015年12月10日，为了尽快结案，肥东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副队长黄滔和找到龙西村村委书记韦邦发与韦秀云的家属协议火化尸体。

据韦秀云的家人说，当时，由村委书记韦邦发执笔起草了一份协议书，大致内容是：韦秀云因信全能神被肥东县公安局抓捕，在看守所拘留期间发病，后因抢救治疗无效死亡。肥东县公安局补偿韦的家人15万元人民币，条件是日后不准上诉，若同意，尸体可交由韦家人火化。

韦秀云的家人迫于中共政府的压力，勉强同意签字，后将韦的遗体带回火化。

23 基督徒申素平被中共警察诓骗至派出所迫害致死案例

2013年11月，江苏省如皋市基督徒申素平因信全能神被中共警方诱骗抓捕并秘密处死，时年57岁。

被害人申素平（化名章平），女，1957年6月14日生，江苏省如皋市江安镇中心村人，2007年5月加入全能神教会，被害前是全能神教会的一名传道人。以下是申素平被中共警察诓骗到派出所至被杀害的过程：

申素平信全能神后，一直热心传扬福音，因此被中共警察注意，成为被抓捕的对象。

2013年11月25日中午11点左右，申素平正在娘家吃午饭，如皋市江安派出所的警察黄奎顶（男，50多岁）、顾锋（男，40岁左右，协警）及一便衣男警突然闯入。见面后，黄奎顶对申素平哄骗道：“我们想请你去派出所配合了解一些情况。”并向其家人保证：“我们都是熟人，关系也比较好，请你们放心，晚饭前保证把她送回家！”申素平的家人因轻信黄的许诺，没有拦阻，警察就这样将申素平诓骗到江安派出所。

下午5点多，申素平的丈夫到派出所门口去接人，但迟迟不见妻子，就打电话给黄奎顶，黄奎顶说申素平已被送到如皋市公安局，次日早上会送回派出所，让其回家等消息。

11月26日晚上，申素平的丈夫仍不见妻子回家，万分焦急，再次打电话询问黄奎顶，可无人接听。当晚8点，申素平的弟弟与一联防队的熟人赶到如皋市公安局打听情况，市局警方称：“申素平突发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死亡！”

闻此噩耗，申的家人如五雷轰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好端端的人被中共警察骗走，仅一天一夜的时间就突然死亡，而且还“死于心肌梗塞”！对于警方的解释，申家人难以置信，因申素平的身体一向健康，根本没有心血管疾病。而带走申素平的警察黄奎顶，在申出事后突然不知去向，手机也一直不接听，明显是在回避此事。中共警察的所说所做漏洞百出、疑点重重。悲愤之余，申家人质问警察：“我们把一个好端端的人交给你们，你们却把她残害致死！她信神犯死罪吗？”警察冷冰冰地说：“人已经死了，不要再追问了！如果同意私了，就让你们去见死者！”为了见到遗体，申家人只能选择私了。

11月29日，申素平的丈夫、弟弟、弟媳等人在如皋市城西殡仪馆见到了申素平的遗体。

据和申素平同一天被抓捕的全能神教会基督徒兰兰（化名）说，11月25日她被抓后，当晚听到两个协警议论说：“那老太太的儿子出车祸死了（申素平有一个儿子，是出车祸死的），这人这么可怜，警察还不放过她，还对她用刑。”12月5日，兰兰被释放时得知申素平在被抓的次日就被中共警察残害死了，此时她才确定当时协警说的就是申素平。警察陈建军问兰兰：“你知道章平上哪儿去了吗？”兰兰说：“不是被你们打死了吗？”陈建军连忙说：“你回家千万不要说出去。”

之后，申家人要求调出死者在蓝天宾馆受审和在医院抢救的录像，但警方却以“时间不早了”为由一直推脱不让看，反而拿出中共制作的毁谤攻击全能神教会的录像播放给申家人看，这使得申的家人更加怀疑警察给出的“死于心肌梗塞”的说辞。

某朱姓副局长曾威胁申素平的弟弟说：“你姐姐信全能神，是国家不允许的。你们要是闹事就把你们也抓起来！”迫于中共警方施加的压力，申家人只好答应私了。如皋市公安局为平息此事，赔偿了申家人358,000元人民币。

24 基督徒吴海燕在押期间离奇坠楼死亡案例



2014年7月，在山西省运城地区河津市发生了一起全能神教会基督徒被中共政府非法抓捕并迫害致死的案件。被害人吴海燕，女，时年57岁，山西省运城地区河津市清涧镇杜家沟村人，事发时她加入全能神教会已有近十年时间，是全能神教会一名带领。

以下是吴海燕的被害经过：

2013年3月初，警察得知吴海燕是全能神教会带领后，便连续对她采取了三次抓捕，均未成功。

在外逃亡了9个月，吴海燕回到家中。2014年7月7日晚上6点左右，河津市国保大队警察闻讯闯入她家将其强行抓捕，并把她关在河津市纪检委法律培训中心二楼的一个房间内。在这里，警察不分昼夜随时审讯她，逼她放弃信仰，出卖教会的其他成员和教会情况，吴不从。河津市国保大队大队长程飞又安排吴海燕的两个女儿来劝其母亲交代教会情况，仍无进展。

7月17日，警察又抓捕了全能神教会的另一名基督徒李慧（化名），将她与吴海燕关押在一起。

7月19日中午，国保大队大队长程飞在关押李慧的隔壁房间审讯吴海燕，李慧听到程飞问：“你的上层带领是谁？离家的这几个月你在哪儿住？”吴海燕拒不回答。见问不出什么，程飞便气势汹汹地厉声威吓吴海燕：“我们早已查清楚了，你是河津市信全能神最大的带领！”又挑拨说：“你们教会里就有我们的人，小区带领（为躲避中共的抓捕早已离开家逃亡了）就是我们的人，你就是不说，我们照样能判你十年八年，明天就把你送到僧楼去（县看守所所在地）！”吴的大女儿害怕母亲被判刑便劝母亲与警方配合，吴海燕当即拒绝。

当日晚8点多，一警察再次给吴海燕和李慧做思想工作，诱劝二人放弃信仰出卖教会情况和其他基督徒，二人坚决不从。

7月20日早上5点多，吴海燕、李慧二人被警察安排打扫卫生。等二人扫干净一个院子后，吴海燕被安排去楼上擦玻璃，李慧去扫厕所。仅十几分钟时间，李慧就听有人喊：“吴海燕跳楼啦！”由于事发突然，李慧惊恐不已，瘫坐在地流泪痛哭。

当天，李慧被亲戚接走。临走前，警察一再威胁、恐吓李慧，如果她把此事说出去就追究她的法律责任，还要求她的亲戚写下保证书。警察还警告李慧说：“你信全能神的事还没完，只是暂时放你回家，以后要随叫随到！”

虽然警方对吴海燕的死亡原因解释为她本人跳楼自杀的，但李慧觉得此事太蹊跷，一是事发前吴海燕没有任何要自杀的倾向，二是如果吴真是自杀的话，警察为什么再三威胁恐吓她，不让她说出此事，至今还跟踪、监控她！

吴海燕死后，村里出面要求司法机关给死者家属相应赔偿，相关部门的领导口头答

应，但2014年7月25日吴海燕的尸体火化后，警方食言，至今死者家属未获分文赔偿款，且死者丈夫的手机一直被警方监控。现任村长获悉，警方放话说：“即使赔偿，这钱也要从信全能神的人身上榨出来。”

25 基督徒胥新要监禁期间遭毒打致死案例



2012年12月10日，全能神教会基督徒胥新要（化名李宏，男）因信全能神被中共当局抓捕；2013年1月7日，胥新要在监禁期间遇害，时年49岁。胥新要生于1964年7月16日，家住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龙池乡东社村三组，2002年9月加入全能神教会，被害前是全能神教会传道人。

胥新要被捕，随后遇害

2012年12月10日下午2点左右，胥新要和两名基督徒来到渭南市大荔县冯村镇园雷村给村民传讲全能神的福音，冯村镇派出所的五名干警闻讯赶至现场，未出示任何证件，强行将几人抓捕并押至该镇派出所。

在派出所，警察强行给三名基督徒戴上手铐，就信神之事对其进行审讯，审到谁警察就狠扇谁几个耳光并狠踢几脚。

晚上7点左右，胥新要等三人被押送到大荔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据与胥新要一起被抓的基督徒讲，他们三人被分开审讯。审讯时，她听到从隔壁审讯室不时地传来踢动声。

当晚11点左右，警察以“信邪教”为罪名将三名基督徒关进大荔县看守所，行政拘留15天。因胥新要始终没透露自己的真名及家庭地址，拘留期满后被转为刑事拘留且延长至2013年1月22日。

2013年1月7日早上，关押在16号男牢房的胥新要口吐白沫气绝身亡。

据16号监室一男犯透露，他们号房的犯人受看守所警察挑唆，经常对胥进行毒打，只要胥新要唱信神的歌，同室的犯人就对其疯狂群殴。7号早上，胥新要再次遭到犯人的群殴毒打，最后一头栽了下去。

中共封锁消息，毁尸灭迹

胥新要死后，警察为防止此事泄露出去，于当日（7日）晚上7点左右给16号监室调换了犯人。女犯们都纷纷议论：“这是看守所怕检察院提审在押犯人追查胥的死因才这样做的。”2013年1月10日下午4点30分左右，看守所又将和胥新要一样被延长拘留时间的所有基督徒全部释放。

据胥新要的家人讲：2012年12月底，与胥新要同监室一名犯人获释后给胥新要的姐夫

打电话，称“胥新要在里面吃不上，喝不上，整天挨打，人在里面受罪，你们赶紧想办法赎他”。至此，胥新要的家人才知胥新要被抓捕关押了，匆匆筹钱想办法。还没来得及见人，1月7日上午，他们接到了大荔县公安局的电话，让他们去领人。当他们赶到看守所时，看守所所长说胥新要于当天早上突然晕倒，经抢救无效死亡，尸体停放在大荔县医院太平间。

胥家人赶到大荔县医院，市检察院的两人（男，50多岁，身高1.65米左右；另一个是处长，男，40多岁，身高1.80米左右）和八九名看守所的警察早已守在那里。警察只许两名亲属前往太平间面见胥新要的遗体，当胥新要的姐夫和妹夫两人赶到太平间时，只见胥新要的遗体被平放在太平间门前，全身赤裸，身上用衣服盖着，双目紧闭，双眼青紫，面部表情呈痛苦抽搐状，右耳朵发青，左胸口有拳头大小的一块黑青瘀血块状的伤，双耳有被冻烂溃疡状，右手高举停放在头顶，左手摆放肚脐上。见此惨状，胥家人确定胥新要是被人殴打致死的。胥家人提出要给其遗体拍照，被检察院的官员以“国家有文件，不许拍照”为由拒绝。

1月8日上午9点左右，胥家30余人赶到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看守所，为让胥新要的两个孩子见一下父亲的遗体，却遭到大荔县看守所拒绝。

1月9日中午12点左右，警察与胥家人谈判。警察说：“这事如果公了的话，看守所啥也不管；如果私了，赔你们33万元人民币，但有一个条件，死者家属必须在赔偿协议上签字承认死者是因疾病死亡，如果死者家属要领回尸体，不能获得赔款。”胥家人无奈只能接受私了赔偿，双方达成协议，警察赔偿胥家人33万元人民币。

2013年1月10日，胥新要的遗体被强行火化。

26 基督徒剪治香被中共警察强光灯照射审讯致死案例



剪治香（化名陈芳），女，出生于1953年2月4日，家住湖北省宜昌市五峰土族自治县仁和坪镇升子坪村，1996年信主耶稣，2005年9月加入全能神教会。

2017年12月14日晚上约8点多，剪治香和丈夫正在家里包饺子，村主任郑礼彬带着该镇派出所所长叶斌及三名警察突然闯进剪治香家。叶斌拿出搜查证对剪治香说：“我们是五峰县公安局的，来了解你信神的事。”说完，几名警察将剪治香家楼上楼下各个房间角落都搜遍了，就连每件衣服的口袋都搜了一遍，最后搜到了一台MP5和一张TF卡，并将剪治香强行带走。

晚上10点多，警察将剪治香带到该县公安局。

当日，本村的基督徒谢琳（化名）、李林（化名）也相继被警察抓捕。

据一起被抓的基督徒谢琳透露，12月15日凌晨3点左右，她在审讯室里听到外面走廊

里传来剪治香气愤的声音：“你们这样把我架着，我又不会跑。”谢琳从门缝里看见一男一女两名警察架着剪治香去上厕所的背影。

据一同被抓的基督徒李林透露，12月15日晚上约11点多，她从审讯室出来看见对门的审讯室门口，剪治香靠着墙有气无力地对警察说：“你们不要拽我，我不会跑的。”李林从剪治香面前走过，看见她脸色铁青，身体很难受的样子。随后，警察将剪治香押上车就走了。李林也被警察押上车。到了县拘留所门口等待开门时，李林看到剪治香身体渐渐往下蹲，人往后仰好像要倒地，出气也很吃力。李林连忙跑过去双手将剪治香的后背抵住。当叶斌将剪治香抱上车时，剪治香已经小便失禁。剪治香被抱上座位后，鼓足全身的力气从座位上站起来，手臂往上伸，头往后仰，叹出了两口大气就背过气了，李林见剪治香的脸色很难看，黑漆漆的。拘留所的大门打开后，剪治香已无法开口说话。李林看情况不对就赶紧让警察把她送医院抢救，此时两名警察才调转车头将剪治香送往县人民医院。

12月16日凌晨，剪治香的两个儿子及两个儿媳闻讯后赶到医院，看见剪治香紧闭双眼，脸色铁青，嘴巴张着，两只衣袖和上衣全部被剪开。急救室的医生还在剪治香胸前一起一伏地按压着，输液瓶还吊着，鼻孔里插着氧气管，心电图却是一条直线，剪治香早已没了气息。

据了解，剪治香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被抓的前一天还在地里种土豆，被抓的当天还在帮儿子收拾新房子，没想到被警方抓去仅一天就突然死亡。

据知情人透露：12月14日晚上剪治香被警察抓到公安局后，警察将其带到一间四面都是软墙的房子（防止犯人自杀），里面有一个高压强光灯。这种高压强光灯照犯人时间长了，可以让人神志不清，精神崩溃，警察曾用这种方式审讯剪治香。在审讯前，剪治香已告诉警察自己有心脏病，但警察不管不顾，仍对其连续审讯24小时之久，导致剪治香心脏病发作身亡。

经过多次谈判，公安局赔偿剪家人20万元人民币。12月23日，剪治香下葬。

27 六旬基督徒徐孝莲被中共警察迫害致突发脑溢血死亡案例

徐孝莲，女，生于1945年4月13日，家住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白彦镇，1999年12月底加入全能神教会。徐孝莲为人和善乐观。2008年5月，徐孝莲因信全能神被中共当局抓捕、关押，6月15日被判劳教一年。得知这个消息后，原本乐观的徐孝莲受了刺激，当时就哭了，情绪十分低落。6月20日，中共警察押送徐孝莲前往济南女子劳教所，途中徐孝莲突发脑溢血，到了目的地就不会说话了。警察将她抬下车，徐孝莲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押送她的警察没有及时将她送去治疗，而是把她从济南送回家，延误了治疗时间，导致她不久后就离开了人世。

2008年5月31日，以平邑县公安局城区派出所指挥员文明传为首的警察到徐孝莲家将她抓捕，押至平邑县公安局城区派出所审讯。审讯无果后，徐孝莲被押往平邑县看守所。

据当天与徐孝莲一起被抓的金玉香说：徐孝莲在看守所期间以为自己年龄大了，可能关几天就放出去了，当警察读判决书时，徐孝莲听到自己被判劳教，要被送往济南服刑，受了刺激，当时就哭了，情绪十分低落。

据与徐孝莲关押在看守所同一监室的基督徒林艳说，6月20日早上，警察不让他们吃早饭，说到济南得检查完再吃。快要到劳教所的时候，徐孝莲的腿一伸一伸的，当时她以为徐孝莲可能是坐车时间长，太累了。当到达目的地时，徐孝莲坐在车上一动不动。警察把徐孝莲抬下车后，徐孝莲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腿有些僵硬。无论她怎么喊，徐孝莲没有任何反应。后来，警察见情况不妙，把徐孝莲送回了家。三天后，徐孝莲病逝。

据当地教会的基督徒与徐孝莲的丈夫说，徐孝莲向来都很乐观，身体一直很好，从来没有心脏病，就因信全能神被抓、判劳教，使徐孝莲受了刺激，加上一个上午没吃任何东西，导致徐孝莲在服刑途中突发脑溢血。警察明知徐孝莲突发疾病，却没有及时将她送去医院治疗，延误了治疗时间。据医生说，如果发现脑溢血马上抢救治疗的话，不至于丧命，但因没有及时抢救治疗，致使徐孝莲被送回家后才被送往医院抢救，不久后就离开人世，时年63岁。

28 基督徒张建设被中共警察毒打致死案例

张建设，男，出生于1966年，家住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崆峒镇天门村，1995年1月信主耶稣，2004年8月加入全能神教会。2008年，张建设因信全能神被中共当局抓捕并施以酷刑折磨，从脚腕到胸口被两名警察用铁棒擗，胸口被警察拳击，导致内脏被打坏，胸腔疼痛。被释放后，张建设胸腔疼痛日益严重，后被查出患有肝腹水，住院治疗三次，后又一周去医院抽一次水，病情严重时一周抽两次，大约花费37,000元人民币以上。最终因治疗无效，病情越来越恶化，于2011年5月23日死亡，年仅45岁。

2008年11月2日上午9点左右，甘肃省平凉市的三名警察闯进张建设家中，搜走他的信神书籍、讲道碟片、诗歌碟片等，并将他强行抓捕。审讯期间，为迫使张建设交代信神书籍、讲道碟片、诗歌碟片的来源，教会带领是谁，都与哪些人接触等信息，警察对他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

张建设生前曾亲口对全能神教会四名基督徒说过自己被警察酷刑折磨、残忍毒打的经过。他说被抓当天，警察强迫他跪在打碎的玻璃渣子上，致使他的膝盖被扎烂，又红又肿；又把他放到老虎凳上，连压带甩，使他的手、胳膊、腿都钻心地痛，直到把他折磨得昏了过去，又用冷水泼醒，并浇湿他的全身。

再次审讯时，因张建设仍不透露教会任何信息，警察再次对他酷刑逼供。警察把他放到一个长条板凳上躺着，两个警察拿一根铁棒，站在他身体两侧，从他的脚腕往胸口擗，铁棒擗到哪里，哪里就痛得要命。特别是当铁棒擗到小腿上时，痛得他实在难忍。警察还用木棒头在他的下身和胸部狠捣，他被捣得钻心地剧痛。警察又对张建设进行拳打脚踢，

在他的胸部像练拳击一样乱打，致使张建设的内脏被打坏，胸腔一吸气都疼。警察还不让他穿衣服，导致他身体受凉感冒，一咳嗽气就上不来。最终刑讯无果，警察将张建设押送到平凉市七里店看守所（现称：平凉市公安局崆峒分局崆峒拘留所）拘留了15天。拘留期间，张建设的胸腔一直疼痛。

11月18日下午，张建设被释放。

释放后，张建设的胸腔仍然疼痛不减，为了攒钱看病，他拖着病体勉强卖菜、放羊。后来胸腔胀痛得越来越厉害，他的行动一天比一天迟缓，于2009年春季被平凉市中医医院确诊为肝腹水，先后住院治疗三次。

2010年六七月份，张建设开始吐血，吐出的血又稠又黑红，吐血持续了半年。他一周去抽一次水，病情严重时一周抽两次，身体前后扎满了针眼，惨不忍睹。粗略估计，张建设看病大约花费37,000多元人民币以上，但因病情越来越恶化，最终医治无效，于2011年5月23日离世，年仅45岁。

张建设，这名原本身体健康、正值壮年的基督徒，只因信全能神就这样被中共警察酷刑折磨、残忍毒打致重病缠身，最后死亡。

29 基督徒孟光群被中共警察追捕重伤致死案例

孟光群，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人，原在大赞美派信主，2000年10月加入全能神教会，当地人都说他心地善良，特别老实。

2012年12月的一天，孟光群与几名基督徒在信阳市息县传福音时，被当地公安局的四名警察抓捕，带到信阳市息县公安局审讯。其中一名基督徒在抓捕期间侥幸逃脱。后信阳市息县公安局以“非法传教”“扰乱社会治安”为罪名，拘留孟光群15天，期满获释。

因信神再次被抓，惨遭酷刑折磨

2017年7月15日上午8点左右，孟光群独自一人在家，信阳市息县公安局的三名警察来到孟光群家，未说明原因，也未出示逮捕令，强行把孟押到息县公安局进行审讯。

审讯中，警察逼问孟光群2012年12月在息县街道逃跑的那名基督徒是谁，教会带领的下落和其他教会情况，孟光群始终没说。警察喝令孟光群脱光衣服趴在地上，三名警察用木棍和皮鞋底狠劲抽打他的屁股和后背，一根木棍被打断，孟光群被打得浑身剧痛，爬不起来，其中一名警察还穿着皮鞋狠劲踢孟光群的腿，孟的左小腿被踢破，腿部都是青紫色。

7月18日，息县公安局的警察持枪把孟光群押送回家，警告他说：“你再好好考虑考虑，把该交代的交代一下，以后每个礼拜一你要到我们那里作一次汇报，再逮住你信神就打死你！”孟光群担心再次遭警察抓捕，当晚离家逃亡。

逃亡中再遭追捕，重伤致死

7月19日，孟光群悄悄来到基督徒李某夫妇家躲藏，对李某夫妇说了自己被中共抓捕遭毒打的事。李某夫妇见孟光群的屁股被打烂了，不能坐，手也被打紫了，很心疼，赶忙为他准备了饭菜，孟光群吃不下，流着泪说：“我身上很痛，心里堵得慌吃不下。我心里好苦，我信神不偷不抢，中共却把我打成这样子。”当晚9点半左右，孟光群担心连累李某夫妇便离开了。

7月23日晚上8点30分左右，孟光群无处躲藏被迫冒险回家，快到家时，发现他家附近的路边停着一辆警车，两名警察看到他，从车上跳下来冲他跑来。孟光群吓得慌忙骑车逃跑，不幸撞到树上，自行车的车头和轮胎全被撞坏，孟光群摔倒在地，头上撞了一个大紫包，浑身都是水和泥。他强忍着疼痛，拼命朝树林里跑。警察穷追不舍，追着孟光群在树林里跑到深夜，最后逼得孟从一个3米多高的坎子上跳到底下的稻田里，摔得奄奄一息，警察才停止了追捕。警察走后，孟光群强撑着身子艰难地爬起来，凌晨4点30分左右赶到他的小姨家。

据孟光群的姨父说：7月24日凌晨，他打开门看见孟光群浑身是水和泥，脸色苍白，惊慌失措，右手捂着头，额头上有一个紫色的血包，上身穿着短袖衫，胳膊、脸、手上都是刺，脚上没有穿鞋，只穿着一双破袜子，裤腿被划了一条长长的口子。孟光群的姨父得知他被警察追逼，赶紧为他清洗伤口。孟光群对姨父说：“姨父你带我去看一下医生，我头疼有些发蒙，我怕成为植物人。”在村诊所，村医见孟光群伤势很重，简单包扎后对孟光群的姨父说孟的大脑可能摔坏了，让他带孟光群去大医院看病，但孟光群一直被警察追捕，担心看病住院时出示身份证会被警察抓捕，不敢去医院，只好回家。因孟光群已经无法走路，当天中午姨父用电瓶三轮车把他送回家。

回家后，孟光群因过度惊吓，常常害怕警察随时又来抓捕他，加上伤势过重，精神有些失常。7月27日，孟光群的姨父去看望孟，看到他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脸色青紫，非常可怕。见到姨父，孟光群突然坐起来恐惧地说：“姨父你再别来了，到处都是警察。”孟光群的哥哥伤心地说：“孟光群回家后不吃不喝，在家里总是走来走去，嘴里念叨‘警察、警察’，我问他究竟发生什么事了，是谁对他做了什么，他也不理我。看他不吃不喝，瘦骨如柴，像要死一样，我妈和我急得简直就要发疯。”

2017年8月5日早晨，孟光群母亲给孟送饭，看见孟已死在床上，时年52岁。

30 基督徒田吉安被中共警察毒打致残最后死亡案例



田吉安，男，出生于1953年9月27日，重庆市石柱县华丰乡人，1997年信主耶稣，2002年6月8日加入全能神教会。2006年6月5日，田吉安被中共抓捕毒打后，腰椎骨撕裂，丧失了劳动力，头部骨壳被打破，骨片凹进脑髓里，流出的瘀血硬化导致堵塞，致神经错乱、理智不正常。病情持续9年多后，于2016年4月2日去世，终年63岁。

2006年6月5日，田吉安的妻子金正华和两名基督徒正在屋里给四名福音对象传福音，下午4点，大门突然被撞开，以重庆市石柱县国保大队大队长孙建明、主任刘志奎、秘书周世财为首的十几名警察闯进屋，将屋内的基督徒控制，并毒打金正华。紧接着，警察又把田吉安按倒在地，双手反铐，对他一阵拳打脚踢。随后一警察站在田吉安的后背、肩上使劲踩；一个警察又站在田吉安的后背、腰上使劲踩；另一警察踩田吉安的头，还有几个便衣警察穿着皮鞋使劲踢田吉安的身体，边打边大吼：“打死他！妈的，打死他！妈的……”田吉安无力反抗，发出一声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十多个年轻力壮的警察就这样毒打了一个多小时才停手，田吉安当场被打得奄奄一息，脸色苍白嘴唇发青，没有了知觉。

接着，周世财等三名警察在屋子乱翻，搜走了四本信神书籍、一包信神光碟等物品，警察把田吉安、金正华等人各押上一辆警车，开到石柱县国保大队审讯。当天晚上，警察见田吉安伤势太严重，怕他死在国保大队给他们添麻烦，就把他送回家。田吉安回家后第三天感觉自己的身体不行了，体力严重下降，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咳嗽吐血丝，上厕所小便成了淡血水，小便失禁，做什么都没有力气。

7月5日，金正华被警察以“扰乱社会治安秩序罪”为名判监外执行一年。时隔一个月，金正华回家给田吉安擦药时，见田吉安全身被警察打得乌紫，像猪肝似的，腰部有拳头大的凹形，臂膀上有大汤圆大的瘀血包，头上有两处大约一寸长5分宽的地方没有头发，有十几处像小汤圆大的地方没有头发，而且眼神恍恍惚惚，说话没有伦次、吞吞吐吐，就东拼西凑了1000元人民币，带他去石柱县医院看病。经医生检查，田吉安身上多处有严重的内伤，脑部的瘀血压迫了神经，堵塞了脑血管成了血管瘤；腰椎骨撕裂，头部有一处拇指大的地方明显凹进去，头部骨壳打破，大拇指大的一块骨片凹进脑髓里，流出来的瘀血硬化堵塞，导致神经错乱、理智失常。医生说：“头部的骨片凹进脑髓里的那个部位动不得手术，动手术就有生命危险，不动手术最多也只能活六七年。”

原本身体强壮硬朗的田吉安因中共警察的毒打，从此腰椎部、胸部、大脑经常疼痛，丧失了劳动力，且神经错乱、理智失常。田吉安常想去地里走走看看，去了也分不清哪些是他自己的田地，好几次都颤颤巍巍地在别人的地里拔草。有时让他在自家地里拔草，他却把禾苗给拔了。因田吉安家经济条件差，没钱治疗，只能用药物控制病情。后来田吉安

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大小便失禁，完全失去了理智和自理能力，有时疼痛得厉害，还打骂金正华。

2016年4月2日，田吉安去世。

31 基督徒叶建军被中共警察迫害致精神分裂最终死亡案例



叶建军，男，1950年12月9日出生在山东省龙口市龙口经济开发区，是龙口市玻璃厂的一名普通工人。叶建军1987年信主耶稣，1998年加入全能神教会，他为人老实本分，热心事奉，喜欢传福音，经常到山东省蓬莱市、烟台市一带传福音。1999年叶建军外出传福音时被中共政府抓捕，惨遭酷刑折磨，致精神分裂，十三年后含冤离世。

据叶建军的妻子菊花（化名）回忆：1999年5月的一天，外出十多天的叶建军坐一辆出租车回家，他目光呆滞，身无分文，菊花为其代付车费后将其领回家中。菊花见叶建军突然暴瘦到皮包骨头，且精神有些恍惚，询问得知叶建军在传福音时被警察抓捕，警察将其绑在铁椅子上，左右开弓猛扇其耳光，直打得他听不清声音了才停手。刑讯逼供期间，警察曾5天不为其吃饭、喝水。

菊花得知丈夫还未吃饭，忙为其熬大米汤。吃饭时，叶建军端起饭碗喝了几口米汤后，眼神发直，端着饭碗来到院中一点一点地将碗中的米汤倒掉，倒完后突然撒手把碗摔碎。菊花为叶建军准备了洗脚水，几次劝说，叶建军不洗，反而一脚将水盆踹翻，接着向菊花打过来，此时菊花才发现叶建军已经精神失常。叶的家人将其送往山东省龙口市黄山精神病医院，诊断结果为：精神分裂症。在此后的几年中，菊花为给叶建军治病，将自家的一栋房子卖掉，先后共花费3万多元，却未见丝毫好转。

叶建军虽已精神失常，但酷刑折磨给其心灵留下的烙印和冤屈难以磨灭。2009年期间，叶建军经常说要到北京上访，同年5月，叶建军离家出走。大约十多天后，辽宁一收容所打来电话，让叶家人去认领叶建军。叶建军回家后说，他本是要去北京上告，到辽宁之后就病倒了，后被一老人所救，送到收容所。

自叶建军被警方抓捕遭受酷刑折磨精神失常后，一直遭受世人的歧视、冷漠。2012年2月，叶建军含冤去世，时年63岁。

32 基督徒侯克全被中共警察毒打致精神失常后死亡案例



侯克全，男，1949年5月18日出生，家住河南省唐河县，1994年信主耶稣，2002年10月加入全能神教会。2003年5月18日，侯克全因信全能神被警察抓捕，坐监一年零九个月，期间遭受中共警察酷刑折磨，肋骨被打断两根，腰也被打断，满口牙全被打掉。2005年2月8日，侯克全被释放。出狱后，精神失常，于2011年8月去世，时年62岁。

2003年5月18日晚上7点左右，本村治保主任闫振华带着湖阳派出所的两名警察突然闯进侯克全家里。当时侯克全正在屋里听讲道，警察把屋里的VCD、信神光盘搜走，将侯克全押到湖阳镇派出所。

在该派出所，警察就信神的事审问侯克全，没有审出什么，连夜将侯克全押送到唐河看守所，后转押至许昌监狱。审讯时警察看侯克全不吱声，三个警察一个拿电警棒，一个拿着铁棍，还有一个拿着电鞭，朝他身上乱打，还用鞋底狠打他的脸，头、脸都被打得肿很高，把他的肋骨打断两根。

同年7月初，侯克全被判处劳教一年零九个月，押往许昌劳教所。

2005年2月8日，侯克全被释放。回家时，侯克全妻子看见他大吃一惊，只见他蓬头垢面，瘦得皮包骨，头发凌乱且全白了，脸腊黄，两只眼窝塌得很深，走路很艰难、吃力，嘴瘪瘪的，50多岁的人像个70岁的老头。侯克全说，警察对他酷刑折磨，用铁链抽他，用鞋底打他的脸，把他的满嘴牙全部打掉了，还用一根手脖粗的棍子使劲打他的腰，棍子被打断了，腰也被打断。在劳教所，警察经常唆使犯人殴打他，还强制他每天早早起来做假发，晚上加班干到很晚。

侯克全没有被抓时，身体很好，没有病，家里的农活都是他干，精神也都正常，走路精神抖擞的，见人就笑着打招呼，周围邻居喜欢和他相处。被释放后，侯克全大脑不受约束，精神失常，有时特别害怕，有时失声痛哭，有时说走就走，到处乱跑，谁也拦不住。他还成天像小孩一样吃不饱饭，吃过饭丢了碗就吃零食，晚上拿着矿灯和竹竿到处跑，有时跑到夜里两三点，有时跑到夜里三四点，有时睡两天一夜。

因着中共的抓捕、酷刑摧残，侯克全精神失常，失去正常人的生活，于2011年8月21日去世。

33 基督徒李国彦被中共警察酷刑折磨导致死亡案例



全能神教会基督徒李国彦因信全能神于2003年9月被中共当局抓捕，非法关押期间遭受中共警察长时间酷刑折磨，导致李国彦的双脚浮肿，心脏病加重。中共警察怕李国彦死在狱中担责任，遂将其释放。回家后，经医治无效，李国彦于2004年2月19日死亡，时年42岁。

李国彦，男，出生于1962年10月14日，家住南阳市淅川县老城镇。1980年，李国彦开始跟着父母信主耶稣，2001年4月加入全能神教会。

2003年9月2日前后的一天中午12时许，李国彦回家后看到淅川县派出所和淅川县宗教局局长周连照在内的四名警察坐在堂屋里。周连照说：“李国彦，你信‘东方闪电’，走岔道了。”李国彦和家人站在一边没敢吭声。随后周连照几人到屋里到处搜查，搜出两本信神书籍和一张卷着的图画，图画背面记着教会发书的记录表。随后警察又到李国彦的父母家（两家相隔仅20米），搜出李国彦父亲的手抄本，随后两名警察拧着李国彦的胳膊将其推上警车，带到淅川县程家洼看守所。

当时，村里人都吓得不敢说话，周连照警告村里人说：“谁若发现小小（李国彦的妹妹，全能神教会基督徒）和本村的刘鹏（化名，全能神教会基督徒）就赶紧举报，抓住一个奖励2000元，抓住两个奖励4000元，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抓。”此后，李国彦的姐姐和妹妹都被迫离家躲藏。

在看守所里，警察对着李国彦破口大骂，审问他神话语书籍的来源。李国彦生前亲口对一个基督徒透露过，关押期间警察让他“扒蝎子”（一种折磨人的手段，让犯人两臂张开贴到墙上，双膝跪下，双脚翘起，脸贴在墙上），并且不允许他动，动一下狱警就大声吼叫。看守所的伙食又极差，每餐只有一个很小的馒头和一碗可以照见人影的玉米汤。长时间的折磨加上长时间吃不饱，使李国彦的脚开始浮肿，身体极其虚弱。

李国彦被非法关押20天后，被折磨得皮包骨头，脸和脚肿得很高，无法走路。警察怕李国彦死在看守所里，才给他的妻子捎信让其拿钱赎人。最终，李国彦的妻子借了2000元人民币交给警察，他们才将李国彦释放。

李国彦回家后，一直在附近的诊所治疗心脏病和脚肿，因着病情特别严重，无论吃什么药都不见好转。

2004年2月19日上午，李国彦在输液时死亡。

因李国彦非常孝顺，怕把在看守所的遭遇说出来让父母伤心难过，生前从未提及。他父母害怕问起这件事给李国彦的身心造成痛苦，也没有追问，因此，李国彦在关押期间到底受了多少酷刑已无法得知。

李国彦的母亲伤心地说：“国彦被抓之前，虽然有轻微的风湿性心脏病，但是正常的

体力活还能干，没想到警察这么恶毒，用这样的手段把他折磨死了。”

李国彦的父亲承受不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打击，心情抑郁，患上了疾病，两年后也离开了人世。

34 基督徒张孟令被强迫劳动致患重病死亡案例



全能神教会基督徒张孟令因信神、传福音被中共警察非法抓捕、施酷刑、监禁，在押期间身患重病得不到医治。出狱后不到5个月就因病身亡，时年53岁。

张孟令（化名周平），男，1963年生，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太清宫镇四羊寨村人，1993年信主耶稣，1999年接受全能神的末世作工。他为人老实本分，爱帮助人，生前乐于见证神、传扬福音。

2012年8月，张孟令到四川省传福音。

2013年4月2日晚上7点左右，张孟令在四川省华蓥市双河镇华龙街道办事处碑山村的基督徒王忠之（化名，男）家，九名警察闯进家中抓捕张，并在家中进行搜索，没收了家中的信神书籍、福音资料、两张SD卡、手机等。随即警察给张孟令戴上手铐，连同王忠之一起带到华蓥市公安局。

一到华蓥市公安局，警察就勒令张孟令坐在铁椅子上，将他的双手、双脚分别卡进铁椅的上下铁环内。该市国保大队警察胡勇、邓杰（二人都是30多岁男性，邓杰是交警大队队长，胡勇是一般警察）审讯张孟令两次，无果。

4月3日，胡勇、邓杰把张孟令押到四川省武胜县境内的洗脑基地。

期间，胡勇、邓杰对张孟令扇耳光、朝胸口打了一拳，还给他打背铐。他们审问张孟令4次，内容包括张在四川传福音传了多少人，这些人都是谁，住在什么地方，联系方式是什么。张孟令拒绝回答。

胡勇、邓杰见审问不出什么，就将张孟令拖到铁椅子上，将他的双脚用铁镣卡住，双手反背在椅子后面用手铐紧紧地铐住，手铐深深勒进肉里，致张孟令的双手十指肿得不能弯曲，双脚肿得不能穿鞋。

张孟令被铐在铁椅子上半个多月，期间警察没让他睡过觉，他的身体极度虚弱。

邓杰威胁张孟令：“你只要说出你在这里传的人都叫啥，怎么联系的，你的带领是谁，马上就放你回家。你若一直不说，受的苦会更大更多！”胡勇也威胁张，说：“你可以不说，但我告诉你，就是零口供，也照样判刑！”

5月10日下午，胡勇、邓杰把张孟令转押华蓥市看守所，关进21号监室。

6月14日，张孟令被批捕，当日被调到15号监室关押。在这里，他天天拖地、刷厕所等，而且整天饿肚子，早饭只能喝几口能照人影的稀米汤，午饭与晚饭就一小块蒸米，每顿就一小勺菜，有几片菜叶子，其余都是水。张孟令时常饿得头昏，严重时他起不来床，

上厕所都得两人架着。就这样每晚还要值班两小时。有一次夜里，张孟令值班时晕倒在地，昏迷四个多小时才醒过来。

9月9日，华蓥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张孟令一案。张孟令当庭认为自己信神没有罪，当日没有宣判。

11月18日，张孟令被带到华蓥市看守所大门外，一名警察直接向他宣读判决结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判处张孟令有期徒刑三年。

12月18日，张孟令被押到四川省乐山市嘉州监狱五监区服刑劳动改造。劳改期间，张孟令不但要承受繁重的劳动，还要遭到狱警的辱骂，使他的病情不断加重，有一次血压升高晕倒后，送到医院昏迷了一天一夜才醒来。醒来后马上被带回监狱继续干活。

张孟令的妻子得知情况后给他寄药，但监狱不让收监外送来的药，家人只能寄钱给他买药吃控制病情，3年期间共寄了15,000元人民币。期间，家人去看望过他两次，他明显消瘦、苍老了很多。

2016年5月9日，张孟令刑满释放。

当天，张孟令的妻子、儿子、村书记三人去接他出狱。回家路上，张孟令血压高到不能走路，在出租车上头晕呕吐三次。回到家后一直服药治疗，但血压一直降不下去。

9月22日，张孟令因血压高引起脑血管破裂（脑动脉瘤），送到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于2016年10月5日不治身亡。

35 基督徒陈俊被中共政府劳教摧残致死案例

1991年3月27日，河南省基督徒陈俊等14人一同前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参加聚会，归途中被中共警察抓捕，后被遣回河南省劳教两年。在劳教所里，陈俊被警察残酷折磨以致身患重病，但警方不准医治。出狱后陈俊又两度被抓，病情日趋恶化。1996年9月，年仅46岁的陈俊被中共摧残致死。

被害人陈俊，男，河南省永城市芒山镇人，1987年信主耶稣，原恢复流派同工，1991年加入全能神教会。以下是陈俊被中共政府残害致死的经过。

因信神被定罪反革命，遭抓捕酷刑游街示众

1991年3月27日，陈俊和十三名基督徒前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永源镇参加了为期一周的聚会。返回时，陈俊携带了约200本信神书籍，在当地火车站被警察抓捕，押送到当地看守所。

当时黑龙江气温只有四五度，警察给陈俊穿上高筒水靴，用马牙手铐把他反铐在水泥柱上，不断地往他头上、身上和鞋里灌冷水，连续33天强行让他盘腿坐在冰冷的地板上不许动，稍一动，警察便对其拳打脚踢，警察还指使犯人殴打他，致使陈俊脚踝骨处的皮生

生地被磨没了。

1991年4月8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永源镇政府以“反党、反革命、反人类、反政府、推翻政权”的罪名，给陈俊等十四名基督徒挂上牌子拉到大街上游街示众。游街后，陈俊等人被继续拘留。33天后，陈俊被转押到河南省永城市公安局，其余十三名基督徒被分别遣回本地关押。

1991年6月底，公安局的人勒索陈家人以7000元人民币赎陈俊，但陈家的生活实在困难，拿不出钱。

1991年7月6日，永城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的两名警察把陈俊带回家，陈妻看到丈夫脸色苍白、面容憔悴，连走路都没有力气。警察趁机勒索陈妻350元人民币，并对陈妻说：“你们要再信神，你们的后代都要遭殃，以后你们的小孩不许当兵、考大学！”陈妻只好把两个孩子交学费的钱和全部的生活费都拿给了警察（无收据），不料警察拿到钱后又把陈俊带回永城市公安局。

劳教两年，受尽折磨

1991年7月7日，河南省永城市公安局以“扰乱社会治安、反革命、反党、反政府、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陈俊劳教两年，并用拉煤车偷偷地把陈俊送到河南省商丘市劳动教养管理所服刑，陈家人对此并不知情。直到8月底，陈俊的妻子才得知。

在劳教所，狱警经常教唆犯人对陈俊拳打脚踢，抢他的饭吃，陈俊饥饿难耐，只能从垃圾桶里捡些别人吃剩的馒头勉强充饥。不仅如此，陈俊每天还要被迫扛水泥做苦力，长期超负荷的体力劳动让陈的身体极度虚弱。

1992年8月的一天，陈妻去探望陈俊时，见陈俊脸色发黄，眼睛都黄了，脸和全身浮肿。陈俊告诉妻子，因为得了肠炎，他扛不了水泥，警察强迫他天天剥大蒜皮，完不成定量不许吃饭睡觉，陈的手指头被磨掉一层层皮，只能忍着疼痛继续干活……

1993年8月下旬，陈俊刑满释放。经检查，陈俊患上了黄疸型肝炎。因在狱中病没有及时得到治疗，回家后全身严重浮肿，没有力气，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但警察还要求陈俊每月到芒山镇镇政府报到一次，并接受强制洗脑。期间，陈俊的病情愈加严重，家人为了给其治病卖光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还欠下8000多元外债，生活极其困难。

屡屡被抓，迫害致死

1994年3月的一天深夜12点多，芒山镇派出所的三名警察忽然来到陈家，在未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大肆搜查，搜寻无果，便以有人举报陈俊信神传福音为由再次将陈抓走，押往当地拘留所拘留。拘留期间，警察向陈家人勒索了100多元，关押了17天后见陈病情严重怕担责任，才将其释放。

1995年3月的一天深夜12点多，芒山镇派出所的两名警察翻墙跳进陈家大院，强行把身体极其虚弱的陈俊押到芒山镇派出所。次日早上，警察见陈俊病入膏肓，随时有丧命的危险，才同意把陈放回，并警告陈不许再信神。

1995年年底，陈俊因中共无尽无休的迫害一病不起，于1996年9月19日病逝，年仅46岁。

36 基督徒马法定被中共政府酷刑、劳教致死案例



马法定，男，1955年生，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城关镇人，2002年加入全能神教会。

2005年9月28日晚上10点左右，以淅川县国保大队长马华敏为首的五名警察夜闯马法定家，搜出十几本信神书籍和其他信神物品，然后把马法定夫妇二人押上警车，带到淅川县公安局。

当夜，警察把马法定夫妇分开审问。

因马法定夫妇二人不肯出卖教会其他基督徒，第二天中午12点，警察把他们二人押送到淅川县程洼看守所分开关押。

在看守所，他们被提审三次。第三次审讯由河南省公安厅的警察直接审讯马法定，警察将其带到看守所大院审讯，马法定什么也没说。之后马法定的妻子被警察带到院子里审讯，她看见地上摆放着马法定的照片，照片中马法定已经被警察折磨得神情呆滞，蓬头垢面，整个人完全变相。据马法定的妻子说，马法定被抓之前容光焕发，现在被折磨得不成人样，明显就是警察对他用刑了。无论警察怎么威逼，马法定的妻子仍没有出卖教会其他基督徒的信息。

2005年11月9日下午，警方以“因信全能神扰乱社会治安”为罪名，判马法定一年劳教，判其妻子一年半劳教，随即将他们夫妇二人押送到南阳市拘留所。

在拘留所关押的半个月期间，马法定夫妇二人被要求长时间劳动，导致他们的体重锐减。马法定的妻子亲眼看见马法定瘦得皮包骨头，说话有气无力，面黄肌瘦，至少瘦了20斤。

2005年11月24日，警察把马法定押送到许昌劳教所劳教一年。在劳教所，他被分配做假发，完不成任务就“扒蝎子”（一种酷刑，双手伸开，脸贴着墙，双脚尖指地，身子不能动）或打骂他。做假发需要长时间接触有毒药水，一定程度上损伤了他的身体。

8个月后，因家人托关系送钱，马法定的妻子被释放。释放后她去劳教所探望马法定，马法定说：“监牢里犯人受警察挑唆常常打骂我。”当她再次去探望时，马法定拿起话筒就开始哭。马法定妻子说，看到他心事重重的样子，在狱中肯定受了很多委屈。

2006年9月28日，一年劳教期满，马法定被释放。回家后，马法定整天精神恍惚、郁郁寡欢，精神不振，还经常感冒。到了2007年8月初，马法定的身体越来越差，走路都艰难，整天感冒咳嗽、发烧，吃药、打针输液都不见好转，被送到淅川县医院检查，查出患了白血病。半个月后，马法定经治疗无效死亡，时年52岁。

此后，马法定的妻子为躲避中共政府的再次抓捕，迫于无奈只能离开未成年的孩子离

开家逃亡。中共的迫害使马法定一家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37 基督徒王明池被中共政府毒打、劳教致死案例



王明池（化名陈浩，男），中国山东省聊城市莘县燕店镇麻寨村人，2002年5月接受全能神末世福音。2006年，王明池因信全能神被中共警察抓捕，监禁期间惨遭毒打、折磨，因伤势过重，警察怕担责任将其提前释放，后王气绝身亡，时年45岁。

2006年5月的一天，王明池给聊城市阳谷县城全能神教会的基督徒送神话语书籍时被人举报，当他正行走在阳谷县城时，被一直在暗中盯梢的阳谷县国保大队几名警察抓捕。

据王明池生前讲：他被带到阳谷县公安局后，几名警察轮番上阵，对他狠扇耳光、拳打脚踢，并动用各种刑具，残酷折磨了他好几天，直到警察打累了才住手。警察针对他的个人信息及信神问题进行审讯，他没说话，警察就更加倍地毒打、折磨他，期间他被折磨得昏死过去多次，但丝毫未吐露有关于教会的信息。

阳谷县警方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以“破坏治安、倒卖书籍”为罪名判处王明池劳动教养三年，随即将其押往山东省淄博市劳教所。王明池本来就伤痕累累，身体特别虚弱，在劳教所里还要超负荷劳动，不久，便一病不起。

2006年12月15日，淄博市劳教所的警察害怕王明池死在该所要承担责任，便赶紧通知其家人将其接走，并以王刑期未届满为由，逼其家人交纳20,000元人民币。王明池家境十分贫穷，东拼西凑也没有凑齐这笔钱。

次日，淄博市劳教所的警察见王明池奄奄一息，才不得已给其家人打电话，告诉他们不用拿钱了，赶紧把人接走。

17日，麻寨村的村书记和王明池的家人急忙赶到淄博市劳教所，他们见到王时都震惊，短短半年多的时间，王明池竟由一个身高约1.80米、体重90多千克，面容白胖、体格健壮的山东大汉，变成了一个体重不到50千克，面黄肌瘦、两眼发呆的孱弱病人。更让王明池的家人感到心酸的是，当时正值北方的寒冬，而王明池却还穿着夏天的短袖衫，瘦弱的身躯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

2006年12月24日晚上9点多，在王明池回到家后的第八天，因伤势过重气绝身亡。

38 基督徒余福廷被中共政府劳教致死案例



余福廷，男，重庆市长寿区龙河镇人，2005年加入全能神教会。

2009年9月10日上午，余福廷到一基督徒刘某家聚会。上午11点多，合兴派出所所长张彪、长寿区渡舟镇派出所警察等四人协七名村干部冲进刘某家。随意搜家后，警察非法抓捕了余福廷和刘某，带到长寿区渡舟镇派出所。

下午4点，一便衣警察、统战部警察等人去余福廷家搜家，搜到了一张教会奉献款（16,000元）的收据。

据余福廷生前所写的文章，警察拿着在他家搜到的收据审问他和刘某，余福廷不说，警察用穿着皮鞋的脚踢他，还用电棒打他，并威胁说：“你不说，我们也要定你是信邪教，判你的刑！”

最后，警察以“参加邪教组织，扰乱社会治安秩序罪”判余福廷劳教一年。

2009年9月30日，余福廷被送到涪陵区江东劳教所。

余福廷生前回忆劳教所生活时写道：劳教所的生活极差，平时只吃点素菜，有时连素菜都没有，就是辣椒下饭（余福廷在家不吃辣椒），只有当官的来监狱检查的时候，才能吃点西红柿煮鸡蛋汤，这就是最好的生活。每天的菜饭打来后要把监规读完了才能吃，吃的时候饭菜已经凉了（四季如此）。

在劳教所里，警察指使犯人折磨他。正值严冬，只因为洗澡没请示，余福廷两次被犯人们惩罚，用盆子从头上往下倒凉水，然后用风扇对着他吹，从那以后余福廷就开始生病了（余福廷进去之前没有任何病，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

由于没有钱治病，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余福廷的病情一天天加重，但警察并没有因为他有病而减轻对他的折磨。有一次，去劳动时余福廷走路走慢了，狱警用脚狠踢他，把他的屁股都踢青了，还用木棒打他，把他的腿打得起了青包，肿得很大，余福廷当时就哭了。后来，余福廷连楼梯都走不上去了，狱警也不给其看病。

2010年4月24日，警察看余福廷连路都走不动了，也不能干活了，觉得他没用了，就打电话给其妻叫家人来接。余福廷的女婿把他接回家时，他整个人都是肿大的，头特别肿，肚子也是很肿，还有硬块，被警察折磨得没有了人样。

一个多月后，余福廷被转到重庆西南医院治疗，检查结果是肝癌晚期。因医治无效，余福廷于2010年10月5日去世，时年63岁。

39 基督徒刘纪霞被强迫高强度劳动致死案例



基督徒刘纪霞，女，1965年5月19日生，山东省聊城地区临清市戴湾乡戴湾北村人。刘为人忠厚老实，1999年加入全能神教会，是全能神教会的一名教会带领。2007年，刘纪霞在山东省聊城市冠县传福音时被中共警察抓捕、判刑，服刑期间患上了肾炎，狱方不但未给予任何治疗，还强迫刘高强度劳动。出狱后警察上门抄家致使其活在惊吓中，病情恶化为慢性肾功能衰竭，于2012年8月不治身亡，时年47岁。

以下是刘纪霞被中共警察抓捕、迫害致死的经过。

2007年9月9日，刘纪霞与另一名基督徒在山东省聊城市冠县北馆陶镇小郭庄村传福音，被三名便衣警察抓捕，警察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将刘纪霞二人强行押至冠县北馆陶镇派出所。当日刘二人被冠县公安局拘留，羁押在冠县看守所。

据知情人透露：关押期间，警方针对信神书籍的来源、是谁让他们去传福音的、和另一基督徒是怎么认识的、在哪里碰面等问题审讯刘纪霞，无果。

一个月后，警察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为罪名，判处刘纪霞一年半劳教，罚款300元人民币，后将其送往济南女子劳教所服刑。

服刑期间，刘纪霞被安排做玩具马，被迫每天工作17小时，遇到加班要干到20小时。而且监狱的伙食非常差，多数时候吃的是玉米面糊糊、干馒头、咸萝卜干、咸白菜疙瘩等。长期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加上营养不良，致使刘纪霞进劳教所不久就患上了肾炎（尿蛋白加号），但狱警仍强迫刘纪霞带病干活。

据刘纪霞丈夫常某说，2008年探视时她脸色发黄，身体虚弱，才得知刘纪霞生病的事，但狱方不给医治。常某还说在刘纪霞没入狱之前没有肾病史，她身体很健康，很少感冒，没有任何毛病。

2009年2月9日，刘纪霞刑满出狱，出狱时脸色灰黄，身体虚弱、消瘦，精神萎靡不振。

同年10月14日，刘纪霞的丈夫带刘纪霞到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现在也称华美医院）就医，诊断结果是肾炎，下肢水肿。服药几个月后，刘纪霞的病情得到控制，下肢不再肿胀。治疗期间，据河北省邢台市临西县的一中医说，刘纪霞的病多是由劳累、过度受惊吓所致。

直到2010年七八月，临清市戴湾乡派出所的三名警察闯入刘纪霞家中，在未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强行搜家。当时只有刘的女儿在家，警方搜出信神书籍后，威胁其女儿让刘回来后必须到当地派出所报到。

刘纪霞得知此事后受到惊吓，病情加重，下肢又开始水肿，并出现心慌乏力、胸闷气短、恶心等症状，且不能平卧。刘纪霞的丈夫带她先后去多个医院就诊，但病情仍不见

好转。

2011年7月18日，刘纪霞病情持续恶化，在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确诊为肾衰竭，治疗无效后，又转至潍坊肾病医院就医58天，医院每周对她进行2至3次血液透析，病情仍没有任何好转。

2012年8月20日，刘纪霞在临清市第一人民医院不治身亡。

经了解，刘纪霞的家人给其治病共花费15万元左右。刘去世后，其丈夫痛苦万分，至今一提起妻子的离世，他就哽咽说不出话来。

40 基督徒宣俊玲被中共警察持续恐吓致死案例

宣俊玲，女，1951年5月28日生，家住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1994年信主，1998年加入全能神教会。

2015年9月22日晚上9点40分，宣俊玲和丈夫正在家看孙子，以西安市公安局临潼分局西泉派出所张广城为首的六名警察闯进屋，未出示任何证件就将二人控制在屋内，在房间里搜出信神书籍后将二人押往该所。

到派出所，警察将宣俊玲和丈夫分开关押。第二天上午10点，警察就信神事宜和书籍的由来分别审问二人，因审讯无果，警察于当晚11点，以“信邪教”为罪名，将宣俊玲和丈夫押送至临潼区看守所拘留一个月。

10月23日宣俊玲和丈夫拘留期满却未获释，当天中午12点，警察将二人转押至陕西省西安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对其强行洗脑23天，每天强行灌输无神论思想，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直到11月16日才将他们释放。

据宣俊玲的丈夫回忆：他们在洗脑基地被24小时零距离监控，没有机会祷告，每天被强迫学习无神论资料等，感到精神压力特别大，导致宣俊玲回家后经常脸色煞白。被释放后没几天，宣俊玲的血压高达200毫米汞柱。

但中共政府并未放松对他们的监控。回家一周后，当地警察指派该村村长和村里的亲戚、邻居等四五人，对他们进行严密监视，他们上街也有人跟踪监视。

2016年1月23日下午、3月14日、5月10日下午，西泉派出所的警察三次去宣俊玲家中录像，盘问他们还信不信神，还与谁接触过，这给宣俊玲造成更大的精神压力。期间，与宣俊玲同教会的基督徒雪利（化名）见到她时，发现她脸色煞白，太阳穴底下肤色特别黄，精神压力特别大，明显是受惊了。

2016年6月16日上午10点左右，西泉派出所的一名警察再次到宣俊玲家，强令宣俊玲夫妇去派出所填表格。中午11点，宣俊玲和丈夫到派出所后，警察强行捏着他们的手指在填好的表格上滚动着按指印（每个手指都按，表格是警察填好的）、采血，后又勒令他们站在一台机器上测身高、称体重、照相。当时宣俊玲的双腿打颤，站立不稳，脸色苍白，精神状态很不好，在丈夫的搀扶下才站到机器上。

6月17日清早6点，宣俊玲感觉头晕难受，坐在沙发上连鞋都换不上了，家人赶紧把她送到临潼区人民医院，经抢救才恢复意识。医生问宣俊玲的家人最近她有没有受刺激，家人告诉医生昨天刚从派出所回来，医生说：“这与去派出所所有关系，可能是惊恐症。”

6月18日中午12点左右，宣俊玲病情恶化，后转至西安市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救治，医院做完造影后，确诊为大脑主干堵塞。当晚7点宣俊玲因医治无效去世。

据家人和教会同工说，宣俊玲被抓捕前身体健康，血压正常（保持在90-120毫米汞柱），精神很好，平时处理教会工作没有出现过头晕的症状。中共警察长时间的折磨、迫害使她精神紧张，血压升高，导致突发大脑主干堵塞去世。

41 基督徒刘金花被中共警察残忍杀害案例



被害人刘金花，女，生于1987年6月18日，中国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荣桓镇坪冲村人，2012年9月加入全能神教会。2014年8月，刘金花在衡阳市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南路61号出租民房内复印信神资料时，被房东胡二美发现并举报，之后警方便暗中盯梢、监视。2015年2月12日清晨，刘金花惨死在出租民房院子里，年仅28岁。

据知情人陈卉（化名）讲：2015年2月11日，她来到刘金花租住的民房里和刘谈论信神的事，当晚留宿。次日（12日）清晨6点05分，天还没有亮，刘金花起床去外面上厕所，一直没有回来。上午8点05分，陈卉起床去外面上厕所，一眼看到刘金花仰面朝天，两手摊开成“大”字型躺在地上已无气息，左眼角下有一小块紫黑色瘀血，左侧鼻孔上有血迹。陈卉吓得尖叫一声，这时早已埋伏在周围的城关镇派出所的何建衡、汤竟、颜桥等四名男警突然冲过来，未出示任何证件，就将陈卉抓捕并押至衡东县公安局进行审讯。警察汤竟一直逼问陈卉和死者的关系，并将此案嫁祸于陈卉，说死者就是陈卉害死的！

中共警察掩盖事实真相，欲盖弥彰

据刘金花的母亲讲，2015年2月12日中午11点30分，刘金花的叔叔急匆匆赶来，对她和丈夫说：“刚才警察打电话告诉咱村书记，说金花跳楼自杀已经被送到衡东县火葬场了！”刘母听后急忙赶到衡东县殡仪馆，在一号冰柜前，刘母一眼看见刘金花头顶正中间有一个鸡蛋大的圆洞，头皮都不见了，骨头已经凹下去了，显然是被铁锤之类的钝器重击所致。刘母边哭边说：“这不是自杀，这是被人打死的！”

事情真相败露后，衡东县城关镇派出所的警察何建衡抓住刘金花信全能神一事威胁刘母：“我们打听两三个月了，刘金花是信全能神的，国家不许信全能神！我们早几天就听到有几个人在她租的房子里面说话，今天早晨5点就包围了这个房子，终于抓到了！”并

威胁道：“信全能神是反党、反社会，是国家限制的，信了就要抓。你信全能神，连你也要抓起来！”

刘家人查看了案发现场，发现刘金花的房间窗户都是钢筋封着的，根本不可能跳得出去。刘父质问警察时，警察支支吾吾答不出来，又编谎说刘金花是喝敌敌畏后难受得受不了才跑到楼顶跳下去的。刘家人丝毫不相信警察所言，僵持到下午4点，刘父为了查明女儿是否服毒，忍着伤痛提出验尸。

当日下午6点多，衡东县公安局的法医陈景泉、曾德等四人对刘金花进行开颅、剖腹尸检，整个尸检过程中刘父没有闻到一点农药味道。刘父发现刘金花的左大腿有大块瘀青，左小腿有小块瘀青，一看就是死前被人打过。刘金花的丈夫发现刘的裤子右腿外侧从大腿到小腿弯处都磨破了。尸检后，衡东县公安局一直搪塞拖延，至今未出示尸检报告。

3月2日，刘父带了十多个亲属再次勘查案发现场，注意到刘金花所住的一楼门口有两大滩血迹，从一楼到四楼楼顶的楼梯上都有血迹；楼顶上有两滩脸盆大的血迹，用沙子盖着。看完案发现场后刘家人断定，刘金花绝对不是服毒身亡，更不是跳楼自杀，而是被凶手从一楼门口拖拉到四楼，然后从楼顶推下去的。

警察施以暗杀做贼心虚，制造假象逃脱罪责

在众多事实证据面前，警察自知理亏无法辩驳，为掩盖其罪恶行径，便制作假现场录像以蒙蔽刘家人。3月15日，衡东县公安局的警察打电话要求刘父带几个人去看刘金花死亡现场的录像。

刘父看完整个录像，一看全是警方造假欺骗，气愤至极，质问道：“从楼上跳下去死的怎么头顶上有个洞呢？从楼上跳下去的，怎么一楼到四楼的楼梯上会有血迹呢？这绝对不是跳楼死的，是被打死的！”法医陈景泉狡辩说：“但是在现场没找到作案的凶器呀，怎么说是被打死的呢？”随即，陈景泉给了刘家人一份伪造的刘金花是喝敌敌畏死的假证，但没有公布开颅检查的尸检结果。

刘家人看到警方百般抵赖，找到了在衡东县政府上班的亲戚康某帮忙。后来康某说：“我问了衡东县刑警大队大队长宾剑锋，他说：‘早知道是你亲戚，我们就不会把她打死了，要打也不会打得这么重。’”康某又指责刘父：“你女儿信全能神，是国家要抓的，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这事我无能为力。”

2015年3月18日，刘家人再去衡东县公安局查问刘金花的死因，公安局警察统一口径说刘金花是服毒自杀。刘家人有冤无处诉，万般无奈之下只得放弃、离开。

当日（18日），刘家人将刘金花的尸体火化。

42 基督徒蒋春娣被中共政府迫害致死案例



蒋春娣，女，时年63岁，江苏省扬中市新坝镇永平村人，2008年加入全能神教会，是全能神教会一名普通基督徒。以下是蒋春娣被中共警察迫害致死的过程。

据知情人反映，蒋春娣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村妇女，和女儿张群（40岁）相依为命，忙完自家的农活后常常到附近村庄去传福音。

2012年12月13日下午2点左右，蒋春娣、张群母女与同村的几个基督徒在本村的老年活动室传完福音出来，被扬中市新坝派出所的一辆警车拦截，紧接着扬中市国保大队的警车也呼啸而至。警察把蒋春娣、张群母女等人抓捕，一同押往新坝派出所。

在新坝派出所，蒋春娣等人被分开审讯。据与蒋同时被抓的一基督徒说：“我从被抓的当天下午4点一直被审讯到次日凌晨3点。国保大队一警察（40岁左右，微胖）给我戴上手铐、脚镣，朝我身上狠踢狠踹，一直逼我交代传福音的事，我被折磨得浑身疼痛难忍。”另据知情人透露，那天蒋春娣同样被审讯到次日凌晨。警察对蒋春娣威胁、恐吓后，强行押着她回去抄家。在离她家不远处，老人坐在地上不愿走，警察硬是把她架回了家，搜走了4台MP5播放器、4张TF卡和其女儿张群的几本笔记。

12月17日，蒋春娣的邻居无意中发现屋后门前的河里漂着一具死尸，背朝上，就急忙报了警，经确认死者是蒋春娣。

因蒋春娣死亡，张群被提前释放处理后事。

据蒋春娣的女儿张群说：“12月18日，从拘留所被释放后第二天，我在殡仪馆见到了母亲的遗体……当天傍晚，村长王德宏带着派出所副所长和一个自称是法医的人突然来到我家。那个自称是法医的人手里拿着一个仪器（能录像、录音）一直对着我。副所长阴沉着脸，语气强硬地说：‘死人是大事，但你妈属于自杀，不是他杀！’之后很紧张地盯着我。接着又问我：‘出了这事你有没有想法？’当时因考虑到家里还有一箱信神书籍，怕他们再次查抄，我便说没有想法。听到我的回答，他们的面部表情立即松懈下来，口气也缓和了许多，其实他们是来打探我是否想追究责任的。后来他们怕我反悔，还派人和我一起去办我母亲的死亡证明。”

提到母亲的死，张群十分悲愤。她说：“我母亲是一个意志很坚强的人，她一生中遭遇了很多不幸与打击，从不曾有过轻生的念头。在她生病期间，虽然被病痛折磨得非常痛苦，也曾软弱过，但从没想到去死；即便是我姐姐的去世给她带来极大的打击，母亲也没想过自杀，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自杀呢！警方给的说法真是太荒唐了。看着母亲惨死，我有泪只能往肚里流，因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国家我无处伸冤啊！”

43 基督徒洪招文被中共警察折磨致癌症复发死亡案例



2012年12月11日，全能神教会基督徒洪招文在浙江省临安市天目山镇坦上村传福音时，被临安市於潜镇派出所的警察抓捕，抓捕时警察用力反铐洪的手，导致她左胸切除乳腺癌的伤口严重拉伤，后癌症复发，于2013年7月2日去世，时年50岁。

被害人洪招文，女，出生于1964年3月28日，浙江省临安市天目山镇坦上村人，2008年接受全能神的末世作工，后被选为教会同工。她心地善良，勤劳持家，与家人、邻里相处融洽，从不惹事生非，一直受到周围人的称赞。

2009年正月底，洪招文查出患乳腺癌，后进行了左侧乳房切除手术及化疗，半年后（2009年7月）康复出院。出院时，医生再三叮嘱她不能干重活，左手臂绝对不能提5斤重的东西，不能剧烈运动，不能感冒，等等。因洪招文手术后身体虚弱免疫力极低，以上任何诱因均可致其癌症复发，无法医治。回家后，洪招文的身体恢复得很好，能骑电瓶车到聚会点聚会，还能骑车带人去传福音，很快恢复了正常生活，一般人看不出其是动过手术且化疗多次的癌症病人。

因传福音被中共警察抓捕，伤口严重拉伤

2012年12月11日上午11点半左右，洪招文和两名基督徒在浙江省临安市天目山镇坦上村一户村民家传福音时，被临安市於潜镇派出所的两名警察抓捕。警察将洪招文的两只手用力往后拉，反铐起来，她当场痛得不停地惨叫。知情的村民对警察大声喊：“这个人动过癌症手术，你们千万不能把她的手这么反铐！”“这个生病的人不能抓！”但两名警察根本不听，强行把洪招文抓走。

到了於潜镇派出所后，警察强行对三名基督徒进行裸体检查，并将三人关进禁闭室，在禁闭室洪招文对另一个基督徒说：“两手被反铐之后，动手术的地方就痛起来了。”

半个小时后，警察开始对三人进行轮流审讯。审讯完，洪招文动过手术的地方开始剧烈疼痛，整个人不断地发抖，洪痛得双手护胸蹲在地上哭。两名基督徒知道洪是个很坚强的人，一般的疼痛从来不说，更不会哭，赶紧上前询问。洪颤抖着说：“我的胸口好痛，身上又冷得不得了。”当时洪招文身上穿得很保暖，外面还穿了一件羽绒衣，按常理是不会冷的。

最后警察以“扰乱社会治安”为罪名，处罚洪拘留10天，于当晚6点多押送到临安市看守所。

当晚，洪招文的姐姐托人把洪招文保释出来。洪于晚上8点多在临安市看守所被家人接回家。

伤口受损，癌症复发医治无效死亡

洪招文被释放回家后，她动手术的伤口处因被反铐严重拉伤，一直疼痛，双手始终不能提起来。洪招文被抓前能骑电瓶车载人，后来连坐电瓶车都需要人扶着才能坐上去，只要车稍微一震，她的胸口就很痛。

2013年2月，洪招文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开始发热不退、呕吐不止。2013年4月5日，洪被送到临安市人民医院治疗。

2013年6月5日，医生对洪招文的丈夫说洪的病情到了晚期，已经没多少时间可以活了，让其丈夫将她带回去。洪的丈夫只好把她带回家休养。

出院后，洪招文一直不能说话，直到6月26日才能发出微弱的声音。

7月2日早上4点左右，洪招文在家病逝。

7月4日，洪招文的遗体在临安市玲珑火化场火化。

因洪招文家没有权势，无法与派出所进行协商，也没有去上告，更无任何赔偿。

44 基督徒何水银在押期间被警察故意延误治疗导致死亡案例



何水银，女，1967年10月19日出生，时年46岁，家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龙门镇五村，2008年加入全能神教会。

2009年6月，何水银被查出患有胃恶性淋巴瘤，后经化疗和药物治疗，病情基本稳定。2010年4月份左右，何水银出院，医生交代何水银的家人，要她回家好好调养，中药不可间断。回家后，何水银能料理家务，还能骑电瓶车正常参加聚会、传福音，身体状况尚佳。

2012年12月，何水银因传福音被中共警察抓捕并拘留15天。拘留期间，警察明知何水银患有胃恶性淋巴瘤，却不给其吃药，加上看守所伙食极差，吃不饱，导致何水银原本稳定的病情恶化，释放时癌细胞扩散已无法治疗。2013年11月9日，何水银离世，时年46岁。以下是何水银受迫害致死的经过：

2012年12月16日下午，何水银与另一基督徒在富阳区龙门镇五村传福音，被龙门镇派出所两名警察抓捕，押至龙门镇派出所。

到了派出所，警察强行给他们搜身、拍照、审讯，最后警察明知何水银患有癌症，每天都要服药，还是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处罚拘留15天。12月17日凌晨，何水银被押往富阳区秋丰看守所。

看守所的伙食很差：早餐是很稀的泡饭、一点什锦菜；中饭、晚饭是又黄又糙的米饭，废弃肉烧萝卜，腥臭味很重，萝卜上面还有泥巴，青菜烧得很黄很黄、没有油，所谓的番茄蛋花汤，有些鸡蛋是黑色的，已经坏了。何水银营养跟不上，再加上监室里阴冷潮

湿，棉被又脏又薄，晚上冷得睡不着，何水银的身体抵抗力越来越差，一天比一天虚弱，颈部和腰部的淋巴结开始发炎变得肿大。

何水银被关押到第七八天的时候，何水银的丈夫去看望她，发现何水银的颈部鼓出了一个淋巴结。何水银丈夫把西药给狱警，让狱警转交给妻子，但是狱警始终没给。

12月24日，何水银告诉同监室的一基督徒蒋星辰，说自己的胃恶性淋巴瘤发作了，很痛很难受，还说丈夫和姐姐曾把病情报告拿给狱警，但狱警仍要将她关满15天。蒋星辰提出向狱警拿药，按了门铃后，狱警进来很凶地说：“哪里来的药，死也是该死！”

之后的几天，何水银的病情越来越严重，颈部和腰部的淋巴肿得如鹌鹑蛋那么大，痛得实在受不了，何水银就半躺在通铺上。两三分钟后，狱警很凶地说：“起来，把被子折好！你们是犯人，哪有这样自由，想躺下就躺下！”何水银只好忍痛赶紧起来。

因着狱警不给何水银吃药，加上营养不良，何水银的病情加速恶化，颈部和腰部的淋巴结一直消不下去。何水银每天都要承受病痛的折磨，晚上痛得无法入睡，一直强忍着撑到了释放期。

2013年1月1日，何水银刑满释放。何水银的丈夫马上带她去富阳市人民医院检查，检查后医生说癌细胞已经扩散，治不好了，没有必要化疗了。何水银在医院里输液半个月，但肿大的淋巴已经消不下去了，只能配了些药回家。在吃药期间，何水银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每天只能吃几口流食。

到了2013年7月左右，何水银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了，腋窝下、两条大腿内侧的淋巴结肿得跟成人的拳头那么大，两腮下面的淋巴结也肿得很大，用手都握不住。

2013年11月9日，何水银病逝，时年46岁。

45 基督徒刘金生被中共政府摧残身心致患病死亡案例



刘金生，男，出生于1940年10月17日，家住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2004年加入全能神教会。刘金生原是民间伤科医生，性格开朗，身体健康。

2009年9月，万载县公安局的警察得知刘金生保管教会钱财16万元人民币后，两次到刘金生家肆意搜查，抢走他的所有积蓄，导致刘金生生活拮据，69岁高龄被迫干繁重的体力活维持生计，还要忍受邻居的讥笑讽刺。精神的摧残和繁重的劳动致其心情压抑，得了肝癌，于2011年9月16日离世。以下是刘金生被中共警方抄家抓捕、迫害致死的经过：

警察两次抄家扫荡，霸占七旬基督徒毕生积蓄

2009年9月的一天晚上9点多，江西省三地的五名警察（萍乡市国保大队跨市联合宜春市公安局、万载县公安局）闯进刘金生家，在未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肆意抄家，搜出一些信神书籍，并搜出了3万元人民币。刘金生哀求警察不要拿走自己一生积蓄的血汗钱，可警察丝毫不予理会，继续搜家。

一警察用铁钩在新棉被里钩一个洞，还把柜子、木箱都敲烂了，没搜到教会钱财，气急败坏地逼问刘金生夫妇：“快说，教会的16万元钱放在哪里？”刘金生夫妇被吓得浑身发抖，刘妻因惊吓过度昏倒在地，说不出话来，刘金生虽害怕，但坚决不出卖。

晚上12点多，警察把搜到的3万元人民币、信神书籍，连同家中的手电筒、食品袋里翻出来的几元人民币全部带走，整个家被洗劫一空，刘金生也被带到了万载县公安局。

第二天上午9点左右，三名警察再次闯进刘金生家搜查，将整个家仅有的1000多元生活费全部拿走。警察还质问刘金生妻子关于16万教会钱财收据的去向，见问不出来才离开。

忍受讥笑内心痛苦，为求生存出苦力患病去世

警察本想把刘金生送去劳教所，见其年龄大，怕出事担责任，关了三天后就逼着刘家人花了6000元人民币把他赎回。

回家后，想到家里的积蓄被警察一抢而光，信神书籍也被警察强行收缴了，亲戚朋友、邻居还对他另眼相看、讥笑讽刺，连邻居三四岁的小孩都拿小鞭子追着他打，刘金生感到痛苦不已。没被警察抄家抓捕前，刘金生每餐能吃两碗饭，身体健壮，性格开朗。释放后一直闷闷不乐，沉默寡言，每餐一小碗饭都难以下咽，有时甚至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个人偷偷哭泣，身体也逐渐变得衰弱。一个月后，刘金生迅速消瘦，脸上的肌肉像被削掉了一样。

之后，刘金生为了生存，只好以种菜卖钱为生，还时常上山捡杉树枝换钱，以前没干过重活的他常常累得精疲力尽。因为钱财被中共搜刮净尽，没有余钱治病，刘金生感觉肚子有点痛，但为了省钱还是硬撑着去干活。

直到2011年7月，刘金生的肚子痛得实在受不了才去医院检查，经医生诊断已是肝癌晚期，无法医治。

2011年9月16日，刘金生离开人世，时年71岁。

46 基督徒魏秀香被中共警察折磨致病情恶化死亡案例



魏秀香，女，生于1965年9月26日，辽宁省本溪市南芬区人，2004年加入全能神教会。2012年10月，魏秀香被查出患有肝硬化伴结节，住院治疗病情稳定，一直接待教会基督徒。2013年6月22日，魏秀香因信全能神被中共当局抓捕。被捕后，警察明知魏秀香有严重肝病却不给她吃饭，让她坐在老虎凳上折磨她三天两夜，致使她脸色青紫、眼圈发黑，全身浮肿，腿肿得无法行走。警察怕她死在派出所担责任，才在6月24日半夜将她释放。魏秀香获释后，警察仍对她持续追踪、监视，致魏秀香常年活在惊吓中，身体得不到调养，最终病情恶化，于2015年逝世，时年50周岁。

以下是魏秀香被迫害致死的详细过程：

魏秀香被捕，身患肝硬化遭三天两夜审讯

2013年6月22日上午8点，魏秀香家突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敲门者自称是收卫生费的，魏秀香觉得可疑，没有开门。半个小时后，魏秀香家门镜被炸开约3厘米的洞，魏秀香惊吓过度，当场心脏病发作。紧接着六七名警察一拥而入，把魏秀香和另外两名女性基督徒抓捕，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就搜家，把屋内的值钱物品洗劫一空。

魏秀香被带至本溪市溪湖区河西派出所，铐在老虎凳上突击审讯。审讯时魏秀香从警察口中得知自己已经被跟踪4个多月，她才认出这些警察就是在自家楼下假装开烧烤店的。警察对患有肝硬化的魏秀香审讯三天两夜，期间不让她进食，致使她脸色青紫、眼圈发黑，全身浮肿，腿肿得无法行走。警察怕她死在派出所担责任，于2013年6月24日半夜才将其释放。魏秀香走出派出所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她艰难地搭乘出租车才回到了家。

警察常年跟踪、监视、骚扰魏秀香，致其长期逃亡病情恶化去世

2013年7月，魏秀香在阳台活动身体时，无意间发现对面楼有人拿着望眼镜看自己，魏秀香才知道自己仍在警察的监视之中。

2013年8月，魏秀香回到本溪市南芬区的妈妈家住了半个多月，期间南芬社区和南芬

区派出所的警察去妈妈家查户口。

2013年9月底，魏秀香为躲避警察的监视与抓捕搬到了郭家堡。很快警察又发现了她的行踪，在她租房的窗户对面安装了一个监视器，又在对面楼安排人监视她。魏秀香发觉警察仍在监视她，身心备受压抑，此后又辗转逃亡到安徽等地。

2014年7月23日下午，魏秀香吐血住院抢救，昏迷5天才抢救过来。在魏秀香病重住院期间，派出所、社区找来一个开锁的，强行要打开魏秀香在郭家堡租的房子。开锁的人没给开，警察又利用房东给魏秀香的姐姐打电话，要求进入房子打探魏秀香的消息。

2015年1月22日，魏秀香再次吐血住院。2015年3月初出院回家时发现门锁被人撬过，电闸被人关了，明显是被人破门而入了。

两年间，警察一直对魏秀香跟踪、监视、追查，致使魏秀香不得不拖着虚弱的病体搬了7次家，为此她整天愁眉不展、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虚弱身体得不到休养缓解，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一次次的躲避、惊吓、折磨，导致魏秀香病情急剧恶化，最后转成肝癌晚期。

2015年11月29日，魏秀香在医院去世，时年50岁。

47 基督徒张国华被中共政府迫害致病情恶化死亡案例



张国华，男，生于1959年9月17日，江西省樟树市张家山街道洲上村人，2003年信主耶稣，2009年4月加入全能神教会。

2012年12月12日上午，张国华与四名基督徒在江西省高安市新街农贸市场传福音时被警察抓捕，强行押到新街派出所。

在派出所，警察对张国华强行搜身，搜走一部手机和治疗高血压病的药等物品，并对他进行审讯。

审讯后，警察对张国华进行体检，发现张国华高血压高达180mmHg，身体状况危险，但仍将他送往高安市看守所。此前张国华已有两年高血压病史，一直用药物控制。在监禁期间，警方只给他最便宜的高血压药尼群地平片，无法有效地控制病情。

2013年4月26日，张国华被高安市法院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拘役5个月，送回高安市看守所拘役。

4月28日，烈日当空，气温有30多摄氏度，监狱外边的空气十分燥热。高安市看守所曹姓所长让张国华和其他犯人在监狱外围墙边锄菜地。下午1点半左右，张国华开始血压上升，头昏、恶心想吐，摇摇晃晃站立不住，看守所所长对其病情不管不问。晚上7点多，张国华的病情加重，头晕而且不停地流口水，同室的犯人赶紧报告值班狱警。自张国华发病到病重，警察对张国华的病情不管不问，直至两个狱警将张国华送进高安市人民医院时，他已经处于昏迷状态。经诊断，张国华右侧大面积脑梗塞，高血压病三级，处于高

危状态。因病情严重，第二天被转至江西省人民医院。

入院20多天后，看守所急于推卸责任，逃避高额的医疗费，便由两名警察在医院直接用信纸写了一份释放证，让张国华签字。之后，警察将张国华丢在医院。医生告诉张国华的儿子，张国华的病延误了治疗时间，造成的后遗症将很难恢复。

2013年6月14日，经过48天的治疗，张国华出院。虽捡回了一条命却落下残疾，左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听力严重下降，说话不清，记忆力也严重减退，身体各项机能都受到极大损伤。治疗花费了张国华儿子近6万元人民币，高昂的医疗费让原本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

出院后，张国华的家人一直花钱请人照顾他。

后来，张国华的身体越来越差，于2018年2月17日高血压病发，因治疗无效，于21日死亡，终年59岁。

48 基督徒周成寅被中共政府常年恐吓折磨致死案例



周成寅，男，1938年12月30日出生，家住重庆市忠县黄金镇甘田村，曾在青海文教局工作，后一直务农，2000年6月信主耶稣，2001年5月加入全能神教会。信神后，周成寅被中共政府抓捕、刑讯逼供，三次被抄家。2015年5月5日，在他患病卧床时警察仍上门威胁恐吓，导致他病情急剧恶化，三天后离世。

周成寅因信神被捕，刑讯折磨三天三夜

2002年3月上旬的一天晚上8点左右，周成寅正在自家楼上抄写全能神的话语，重庆市忠县干井镇派出所的四名男警敲开周成寅家的门，一警察把工作证一亮，说：“有人举报你们信全能神！”说完四人立即上楼搜家，搜走铜币、铜钱、硬币若干，抄写的全能神的话语四五页。晚上10点，警察把周成寅带到重庆市忠县干井镇派出所。

在派出所，中共警察为从周成寅口中得到其他基督徒的信息，三天三夜不给他吃饭、喝水，并将其吊起来（脚尖着地）6个小时逼供。周成寅拒绝回答，警察就狠踢他的腿，将64岁的周成寅折磨得奄奄一息。警察见审不出结果，又怕他死在派出所惹麻烦，罚他交了200元人民币后将其释放。

中共警察再次破门抄家，周成寅夫妇被迫四处逃亡

2013年4月5日上午9点左右，村长雷小华带着重庆市忠县黄金镇派出所的六名警察来到周成寅家。警察破门而入，在周成寅家楼上楼下到处乱翻，搜走一台MP4播放器、一张TF卡、约10份信神资料，又拿出一张纸强令周成寅的妻子周珍（化名）在上面签字，被周

珍拒绝。警察恐吓道：“4月18日上午你和周成寅一起到黄金镇派出所，若是不来的话，就不是这个样子对待你了！”周成寅回家后得知此事，夫妻俩在房子后面的斑竹林里躲了三天三夜，每天就靠吃一点饼干和水充饥。为避免再次被警察抓捕，周成寅夫妻俩只好离开家各处逃亡，整日过着担惊受怕、提心吊胆的生活。

中共警察再次上门恐吓，致重病的周成寅死亡

长时间压抑、担惊受怕的生活使周成寅患上高血压、心脑血管病，每次发病时呼吸困难，需要人用双手使劲在他的心口处像做人工呼吸那样按压。

2015年2月，周成寅病情加重，身体开始浮肿，卧病在床。

2015年5月4日，全能神教会两名基督徒去周成寅家，被周成寅的邻居发现，举报给了黄金镇派出所。

5月5日上午约8点，村书记带着黄金镇派出所的四名男警再次赶到周成寅家，此时周成寅卧病在床，全身已肿胀变形。警察丝毫不顾及其病情，大声逼问周成寅：“你家里有哪些人来？他们多久来你家一次？你到底把信全能神的人藏在哪儿了？”周成寅说：“我都病成这样了，能把人藏到哪儿去！”警察在周成寅眼前把手铐晃得“咣咣咣”的响，大声恐吓：“你这个老不死的，到底和哪些人在联系？你再不把那两个人交出来就把你铐走，判你几年！”警察见问不出什么，就在楼上楼下翻箱倒柜地乱翻，搜出8份信神资料，直到上午11点才离开。警察走后，周成寅坐在床上很惊慌，之后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三天后（2015年5月8日）突然离世，时年77岁。

49 基督徒刘立梅被中共政府长期监视恐吓致精神崩溃投河自尽案例



2014年11月16日，全能神教会基督徒刘立梅（化名李静）因不堪忍受中共警方对其长达5年的监控、恐吓、骚扰，最终在山西省吕梁市跳河自尽，时年44岁。

刘立梅，女，生前家住山西省朔州市平朔中煤集团生活区，是一名医务工作者，2006年4月加入全能神教会，热心接待弟兄姊妹。据刘的朋友及同事说，刘立梅为人热情大方、活泼开朗。

刘立梅被非法拘捕

2009年7月17日傍晚，刘立梅与丈夫在回家的途中，被蹲守在绿化带中的十几名警察拦截，为首的是山西省朔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乔日文和朔州市公安局处长谢某。没等刘立梅反应过来，两名警察就冲上前分别拧住刘的胳膊，另一名警察又从后面按住其脖颈，强行将她塞进一辆汽车，押至朔州市公安局地下审讯室。

谢某向刘立梅的丈夫出示了搜查令，与随后赶来的朔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乔日文

带着其余几名警察赶到刘立梅家抄家，抄走两台笔记本电脑、一台影碟机、两台电脑主机、两台MP3播放器、10余本信神书籍及60余张信神光盘。

据警方内部人员透露，他们通过电话监控，了解到刘立梅曾接待过教会上层带领。

为了从刘立梅口中得到教会带领的情况及全能神教会内部信息，朔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乔日文、女警高日华和张玲娟等人对她连续审讯两天三夜。期间，警察不许刘睡觉，体罚她长时间蹲马步。刘立梅因患有心律失常、胃炎、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体力不支，几次瘫倒在地。警察见状不予理会，且用言语侮辱其人格，并说了许多诋毁亵渎全能神、攻击全能神教会的话给她洗脑，之后又以刘立梅孩子的前途及其年迈的父母威胁她出卖教会信息，审讯9天始终无果。

7月26日，在刘家人的要求下，朔州市公安局给刘立梅办理了取保候审，将案件转到朔州市公安局新开分局，并借机勒索刘家人5万元人民币。警方称，刘立梅因信全能神涉嫌犯有“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案件侦查期间，不许刘离开本地，刘必须定期到分局报到写思想汇报，且要随叫随到。

警方严密监控刘立梅五年

刘立梅生前在灵修笔记中记述到，她获释回家后朔州市新开分局警察一直对她严密监控。刘立梅全家人的手机常年处于被监控状态，她还经常看到有不同颜色的陌生车辆停靠在她家附近，每次她出门都有车辆尾随；她在工作单位也经常发现可疑人员在她办公室外徘徊，当她走出办公室，可疑人立刻慌张地躲开。此后的半年时间里，朔州市新开分局局长王俊武、干警刘润芳隔三岔五到刘立梅的工作单位盘问她是否与其他基督徒联系，并勒令刘若有人与她联系，要立即向他们汇报。王俊武还指使刘立梅的领导对其施压，致使刘经常因信神的事遭到领导的训斥和同事的讥笑，精神极度受压，半年后被迫辞去急诊科科室主任的职务。

10个月后，警察又在刘立梅邻居家的墙头上安装了一个摄像头，对其24小时全天监控。此后的两三年，朔州市新开分局的警察高日华、刘润芳等经常以各种理由闯进刘立梅家，盘问她信神的情况及最近行踪，还警告她不许再信神，否则还要抓她！致使刘立梅一家人都活在紧张的气氛中。为躲避警察的抓捕，刘隔三岔五就要出去躲藏。

因长时间处于高度紧张、压抑的状态，刘立梅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性格也由以前的开朗外向变得沉默寡言，加之被捕期间受到警察虐待，精神及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两年后，刘立梅病倒，被迫病休。

刘立梅被逼走上绝路

据刘立梅丈夫说，2014年6月份，中共政府对全能神教会基督徒采取新一轮的统一大抓捕，刘立梅得知消息后，于当月22日再次离家，躲藏在朔州市山阴县一间不足60平米的小房子内。

高日华发现刘立梅离家后，多次向她丈夫盘问她的下落，还挑唆其丈夫单位领导给其

丈夫施压。为保护妻子免遭迫害，刘立梅丈夫始终不愿透露刘的去向。

刘立梅闻言精神极度受压、惶恐不安，白天不敢出门，晚上不敢开灯，更不敢煮饭，生怕被人发现屋里有人而被举报。刘立梅的丈夫也因担心被警察跟踪，不敢轻易去见妻子，只有趁下雨天，或是午休、夜间打车偷偷给刘立梅送些日用品，每次最多只能逗留2小时左右。就这样，刘立梅一个人躲在小屋里，没有人与她说话，煎熬、无助、惶恐使她情绪越来越不稳定。因着长期担惊受怕，刘立梅的身体极度消瘦，吞咽食物困难。

最终，刘立梅承受不住巨大的精神压力，于2014年11月16日在山西省吕梁市跳河自尽。

就在刘立梅离世的前一个月，新开分局还找刘去报到，要她写思想汇报，逼她放弃信仰。一名年仅44岁的基督徒就这样被中共活活逼死了。

50 基督徒白永莲被中共政府迫害长期精神受压自尽身亡案例



白永莲（化名小郑），女，生于1979年8月5日，家住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2005年信主耶稣，2010年10月加入全能神教会。2012年，白永莲因传福音被中共警察抓捕，羁押39天，因其娘家人请客送礼、花钱被获准取保候审，后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释放后，白永莲遭到中共长期严密监控，加之亲人常常讥笑、辱骂她，逼她与信神的丈夫离婚，重重压力之下，白永莲不堪忍受，于2016年自尽，年仅37岁。以下是白永莲被中共迫害致死的经过：

2012年12月13日下午3点左右，白永莲在互助县城东农业银行储蓄所取钱时给一基督徒打电话说一起去传福音，被中共警察监控定位。以互助县公安局局长俞元奎为首的四名便衣警察赶至银行门口将白永莲强行抓捕（未出示任何证件），铐押至互助县刑警大队。

当晚7点左右，国保大队队长咎洪奎和两名警察审问其传福音事宜，未果，咎洪奎拿着鞭子相威吓，并威胁说要到她女儿的学校，将她和丈夫因信神被抓一事告知全校师生，让其女儿抬不起头来。审讯至12月14日早上7时，白永莲被迫承认自己和家人传福音之事。

同日晚上，白永莲被押至互助县看守所，12月15日被以“涉嫌犯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刑事拘留。12月31日，警察在未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抄没白永莲暂放在娘家的20多本信神书籍、50多份传福音资料等物品。

2013年1月21日晚上，白永莲被取保候审。1月22日，白永莲被互助县公安局勒令交纳5000元保证金（后来只退还1000元，剩余的4000元被以“罚款”为名没有退还）。

2013年6月下旬的一天，国保大队的警察传唤白永莲，并告诉她也要被判刑。为避免白永莲判刑坐监，其娘家人被迫请客花费6000元人民币，又给法院送了15,000元人民币。

2013年12月5日，互助县法院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白永莲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警察勒令白永莲一个月到威远镇司法所交一次思想汇报，一星期到派出所报到一次，手机不能关机，并要随叫随到，超过日期不去报到警察就给她打电话。

此后，白永莲的手机一直被警察定位监控，她的一切行踪都在警察的监控之中。一次，一名基督徒去白永莲家被中共警察获知，互助县安保大队的一名女警（白永莲的同学）让白永莲的亲属警告她，如果再发现有基督徒去她家，就把基督徒抓起来判刑，这让白永莲感到很害怕。后来警察还常常发微信来监控她。中共警察长期的严密监控致使白永莲一直活在紧张、惧怕的气氛中，十分痛苦。

据白永莲的婆婆讲述，她为了安慰儿媳，想把她叫回家中一起做好吃的，儿媳却说她的心很累，不想做，紧接着就说：“他们让我写的东西（指思想汇报）我还不会写，还得按时写好交给他们。”有时她和儿媳一起去邮局给在监狱服刑的儿子（白永莲的丈夫因信神被判刑三年）邮寄东西时，儿媳对她说警察监控自己，她羞得走路都抬不起头来。

白永莲与丈夫都因信神传福音被抓判刑，其娘家不信的亲人常常讥笑、辱骂她，周围人也歧视她，母亲担心她再因信神被抓，便将白永莲控制在其妹妹开办的幼儿园里干活，还逼迫其与丈夫离婚。重重的压力致使白永莲长时间活在痛苦煎熬中，她向周围的基督徒诉说：“我被警察监控，每次警察给我打电话时我的心都跳得难受。你们别来，来了连你们都要被抓。现在我妈妈瞧不起我，娘家人都骂我，在公安局的同学也骂我，熟人也骂我，我活着的心都没有了。”

中共长期的严密监控，亲人、周围人的讥笑辱骂使白永莲不堪重负，她于2016年7月13日喝农药自尽，死时年仅37岁。